


共六
聾頭
近思錄
二



日473
1.515
9

致知類凡七十八條 朱子語類百五曰近思錄三格物窮理○大學經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註規模 大學朱子序曰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四書摘訓云規所以爲圓者是一箇大圈子模鑄盒子之模空廓也皆以其大綱言

窮神知化 周易下繫辭第五章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本義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

義之精 易下繫辭精義入神出于前篇

近思錄卷之三

致知類凡七十八條

此卷論致知之工而後有以行之自首段至二十一段總論致知之方然致知莫大於讀書二十二段至二十七段總論讀書之法二十四段以後乃分論讀書學使知之以論孟詩書義理充足于中則可以探六本之妙故繼之以中庸太本一原之妙故繼之以易理之明義之精而達乎庸蓮乎本原則可以窮神知化故繼之以造化之蘊則可以識聖人之大用故繼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則

可ㇾ推ㇾ以致ㇾ矣橫渠易說ㇾ下ㇾ則ㇾ語ㇾ錄之序而ㇾ以觀ㇾ史而無ㇾ其ㇾ是非得ㇾ失之義具ㇾ焉ㇾ也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通曉達ㇾ也知言者天下之言無ㇾ不ㇾ究ㇾ明其理而識ㇾ其是非之所ㇾ以然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焉其曰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語先進篇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註臆度也說見論語即先進

○伊川先生答門人二

程全書卷六十三伊川文集五載之哲韻會云說文哲知也書知之曰明哲爾雅智也佛識者多聖賢言行衆人不識之者多矣

諸君指門人ㇾ

於順言語類曰乃知當時有不信者不可

放下言於人言可疑處不敢放置而思索之也方韻會道也戰國策註方術也

○伊川橫渠先生曰二

程全書卷六十三伊川文集五載之

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文集下同○時中之謂有時而中之億以意揣度也揣度而中則非明理之致矣說見論語○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順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伊川答橫渠先生曰所論大

寬裕中庸云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明睿易繫辭中庸有聰明睿智字○大學序衆理無所不窮曰明無所不通曰睿考索考校也索求也言多窒語所謂惡果敢而窒者之窒也出入與語別謂小德出入可之出入音義謂言之中不中于理註纖字衆恩衆切細微也約見大約見之也詠歎文選二十九傳休奕雜詩註髣髴似有不分明貌

完養思慮按完養思慮者非註所謂苦思強索而至於鑿之事涵泳字彙補故南切水澤多也又沈浸也又涵泳○字彙泳爲命切潛行水底曰泳優暢上所謂寬裕溫厚之氣生而明睿開發也

○欲知得與不得——二程全書卷之二十二先生語第二上載之

悅豫顏會豫悅樂也

沛然字彙子集註盛大流行貌

緊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出入時有之本注二云明所照者如目所觀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更願料於物約見髣髴能無差乎

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強索則易至於鑿而不通涵泳深厚則明睿自生○欲知得與不得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存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

思然所實從容厭飫而自得不可勞心極慮而強通實有入言比

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遺書上下同○今曰雜

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學謂學問理明而性上妖不足以惑之矣○學原於思學以

寬裕也揣度字彙揣楚委切度也量也又度宮下曰揣○度逵各切義謀也量也計也料也註從容不迫之謂○中庸第二十一章從容中道聖人也厭飫左傳序厭而飫之陸德明釋文厭於豔反飫於預反飽也

心盧心氣虛耗也心疾心氣之疾病也○言學所以養性心固學却致心疾者非所聞也

○今曰雜信——二程全書卷之二十二遺書二先生語二載之○雜信者言學者信道不純雜以信怪異之心也天下之事無窮不理只是一箇故學而理明則皆貫通理會陳選小學註謂深求而玩味之也又曰猶言識得也

○學原於思——二程全書卷之七遺書二先生語六載之語類曰思所以起發其聰明○程子又曰若人知幾誠之於思○周子曰不思則不能通微云云故思者聖功之本而言曰之幾也○書曰思曰睿

○所謂日月至云云二程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第一○語雍也篇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註三月言其久云云日月至者或見或至或月一至能造其域而不能入也○存疑曰日月至焉不是一日一月纔一至就其若爾則日至者一年有三百六十次月至者僅得十二次此心純是私欲及下於日至一如今市井之人一年之久亦安得無十二次天理發見時似此安得爲孔門學者故曰日月至焉是一日一月之內皆在於仁規模出于範

心潛楊子問禘篇顏淵潛心於仲尼矣默識論語述而篇玩索中庸章句程子曰玩索而有得焉○音翫索色客反究求也通義玩索謂玩其辭索其理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一一中庸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朱註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愚按文法似是氣象或曰猶言心氣形象非此言氣象之見于容貌者

明理爲先蓋心則明○所謂日月至焉者所見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學者於不違或月或月而已或日至焉方其至之時其視夫二月不違者所遊所見亦無以異但其意味氣象則淺深厚薄迥然不同

須心潛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潛玩聖賢氣象庶養之厚而得之深若徒考論文義則未

○問忠信進德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易乾文言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本義忠信主於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致知大學伊川先生曰一觀韻會魚韻觀七餘切相伺視也集韻或作覩云俗作覭非○宇彙七慮切音娶伺視也六書正譌俗作覭非聰明睿智出于易及中庸○大學序蒙引曰於天下之理無所不知曰智愚生字彙愚音津俗語辭猶何也動容周旋孟子盡心篇解見卷二好學論註規規韻會支韻規窺也窺切說文有法度也又規求訐也又畫也○朱子大學或問引程子此言與此少異○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務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

篤信論語泰伯篇篤信好學固有孟子告子我固有之○大學序性分之所固有註見中庸二十章或勉強而行之註見中庸第十四章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知甚難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而進知小可以強而至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觀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學者當以致知爲先苟明有所不盡事其可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固字固有之固字固有之固字猶從容而自得未致知

誠意大學蹴等學記篇勉者聽而弗問學不蹴等非勉強行中庸一十章或勉行而行之除非非字程子遺書作是字大學或問引程子此語除非二字作惟其二字按二程全書多除非字其意與只字一般○或問所引少異曰惟其燭理明方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爾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耶昔見有談虎傷人者云云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爲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則亦未嘗眞知而已安排孟子盡心上大全新安陳氏曰安排者以包意揣度之而不順其自然註布置同樣字義前編江云安排布置著意強爲也

知有多少般數一龜會寒韻般數別之名增韻又多也○知有多者有少者其般數之差等不同而甚有深淺

便欲誠意是蹴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忠信卽誠意之事欲誠其意者先致知其知有未至而勉強以爲忠信其能久乎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見理明則眞知而實信之自然樂於循理蓋人性本善順理而行宜無待於勉強惟於理有未知或知有未盡臨事布置故覺其難知有多少般數繁有深淺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眞知是卽知之至也眞知其

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自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此可見先生致知進德之功實而不知而亦不徒在於解釋文義而已○凡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二者窮理之目當隨遇而安然讀書講明義理尤爲要切而觀人

解釋註解訓釋也註致知進得見于本文聾頭積久荀子勸學篇眞積力久

○凡一物上有一理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大學大全吳季子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一物必有一對理則物之自然而處物之當然者也應接胥王子敬曰使人應接不暇註窮窮字彙宪居又切窮也推尋也俗作宪非○龍會竟居慶切竟部窮也終也

某伊川自言

準則語太侗篇通義曰準者五則之一所以準乎高下也故以準訓則

或問格物〇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怎得便會貫通怎見前〇言只格一物者不得貫通于萬理〇朱子曰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〇按朱子大學補傳章又此意也

註程子說二程全書卷二十四遺書伊川語第八曰問如何是格物先生曰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又問如何可以格物曰但立誠意云格物意

旬俱到言程子之說格物其語意心與言句俱到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詩大雅烝民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〇朱註曰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白百體九竅五臟而違之若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聽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民所執之常性

處事之準則要亦於書而得之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朱子曰程子說格物曰格至也格物則物理盡意即俱到不可移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人具是物而不能明其物一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宜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人而天下之至理

物格極物理之極處也

又曰所務於窮理二程全書卷之二遺書二先生語第二〇又補傳章意也積累多〇補傳章曰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詩及身而誠孟子離婁上反身不誠〇中庸反於身不誠

〇思曰睿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〇洪範五事思曰睿睿作聖者通乎微也〇朱子曰思而便通之曰睿說見尚書尚書者洪範篇也虛靈大學大全五溪盧氏曰虛者心之寂靈者心之感

君於一事上李退溪曰

乎物之極則事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朱子曰今人務積累者却要天下之理一旦豁然貫通之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唯程子積累貫通之說爲然

〇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說見尚書睿通微也人心虛靈本然明德致虛極心體廣大自通微若於一事上思

省録曰窮理多端不可拘一法如窮一事不得便生厭倦遂不復以窮理爲事者謂遷延逃避可也不然所窮之事或與盤錯肯綮到力索可通或吾性偶闇於此難強以屬破且當置此一事別就他事上窮得如是窮來窮去積累深熟自然心地澈明義理之實漸著目前時復拈起向之窮不得底細意細繹與已窮得底道理參驗照勘不知不覺地券前未窮底一時相發悟解是乃窮理之活法非謂窮不得而遂置之也若逆平說待一事融釋脫落而後循序少進者即是窮理恒覺當如是其意味本爲淵永與程子之言初不相妨

○問人有志於一隅

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註弗明弗措也

滯於一隅

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註自有不容已

強而自不可遏是力量進步

○問物察已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

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觀物者觀物理也察已者明我心之理也反求諸身中庸斈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合內外之道也天下一無二理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也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是合內外之道也註是省吾性之固有無外之殊○朱子曰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是合內外之理也

又問致知先

四端見註○朱子曰如一草一木一禽獸皆有理草木春生夏長秋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皆是順陰陽道理云云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胎不殀不夭此便是合內外之理○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又子曰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爲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論聖言酬世故乃孔然有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

又曰天下之理若之何而窮之哉須當察之於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物之所在從而察之則不至於汎濫矣

○羅整菴困知記曰格物若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此言矣至其答門人之問則又以爲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云云蓋方是時禪學盛行學者往往舍於明心見性之說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置思故階於一偏蔽於一已而終不

合內外之道也

天下一無二理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也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是合內外之道也註是省吾性之固有無外之殊○朱子曰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是合內外之理也

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

四端說見孟子一理一致是

又求諸身則是一致又問致知先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四端說見孟子一理散於萬物而實貪於吾心當察也

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

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按段曰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又曰理

會得多自然豁然有覺處再三言之
惟欲學者隨事窮格積習既多於
下事物各有以見其當然之則一旦
融會貫通表裏洞徹則覺斯道之大
原出乎吾心之本體物既格而知已至
矣其在孔門顏子卓然之後曾子
一唯之時乎或者厭夫觀理之煩而
遽希一貫之妙或專溺於文義之末
而終昧下達之旨皆
不足有見於是道也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致思則能通理故明睿生矣其睿則可

補傳曰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融會貫通之謂也又明此謂知之至也融會貫通之謂也

蔡子卓然論語子罕篇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云云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云云註卓立貌

曾子一唯

○書洪範曰思曰睿作聖疏示

註睿者通乎微也又曰聖者無不通也通字兼明悟切通也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推者只是依易曉底挨將去如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便推類去愛物如這一件事理會得了又因這一件事推去理會那一件事

日無疑者須要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註審龜會元韻數也次也重也

○言物怪神姦有無之理非難若見理未明雖聞當有當無之說亦不能信其言范巽之范育字巽之見于第二卷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推

日無疑者須要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註審龜會元韻數也次也重也

○言物怪神姦有無之理非難若見理未明雖聞當有當無之說亦不能信其言范巽之范育字巽之見于第二卷

○學者先要會疑朱子曰書始讀則不知有疑及其次節節有疑過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疑方始是學

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孟子盡心篇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物字蓋指物怪神姦源源孟子萬章篇曰源源而來註源源若水之相繼也註通乎幽明之故本義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大全朱子曰故是幽明之所以然者

諸公所論但——言諸名公所辨論之推災妄異端之說守之不失也○語類曰先生提出守之不失一句曰且要守那定底云云如孔子說非其鬼而祭之論也敬鬼神而遠之等語皆是定底其他變處如未曉得且當守此定底

劫字兼古協切強取也奪去也又勢脅也

異端不必攻按攻字與朱子論語解意異也○爲政篇朱註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知新日錄曰攻如攻瑕之攻已止也

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物異爲怪神妖爲妖見理未明自不能無疑難得於人言亦未必信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識矣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天者物理之所自出知天則通乎幽明之故察乎事物之原而妖異之所由興皆可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辯異端不必

攻不遽暮年吾道勝矣——學者知有未至且堅守正論不爲邪妄所奪又能進於學而不已則怪異不必攻攻將自識破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之爲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文集下同○不能堅守正論內懷疑端外爲邪說久則所惑愈深矣○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已任不以苟知

暮年周年也

吾道勝言吾進得正道而不爲邪妄是吾道勝也

若欲委之——韻會委鄙棄切敘曰委曲也○撓乃交切撓也煩亂也

○子貢謂夫子——語公冶長篇集註云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云云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云云○王氏曰此理在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故曰性○按張子曰夫子居

常語之集註曰夫子罕言之二說不同宜以集註爲正

仁爲已性語六俯篇曰仁以爲己仁字屬下盧跛切增韻決也廣韻慧也○悟吾故切覺悟

○義理之學——字彙造七到切至也詣也進也

○學不能——語類曰顏子比之衆人純粹比之孔子便麤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他細膩如此然猶有這不善便是麤又曰顏子尚有此語人有一毫不是便是心麤註顏子不能不違仁語雜也篇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語公苦長篇雜也仁而不佞註曰佞顏子平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

○博學於文——語雍也篇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子言此以教人博學之而又約之以禮使之不過於泛濫而已博學於文而又能守約以禮則心亨行有尚○程傳習謂重習也他卦雖重不加其義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有險也又曰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胡氏曰陽明在內心亨之象○象曰習坎重險也險阻艱難左傳僖公二十八年險阻艱難備嘗之註謂故下坎上坎陷也坎水也○本義坎險也又曰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象曰習坎重險也險阻艱難左傳僖公二十八年險阻艱難備嘗之註謂故下坎上坎陷也坎水也○象辭文王所繫之彖辭也

韻書齒不相值曰齟齬齟牡互切齬倨許切

○義理有疑——詳于註也

心中有所開——讀書錄張子曰心中有所開云云余謂書至心有所開處隨即錄之蓋以備不思而還塞也劉韻會竹冶切刺著也又劉子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劉子註曰徑孟子盡心篇孟子之踪間不開則蒂塞之矣

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性人心固有之理天道者造化流行之妙以元亨爲已任蓋期於實體而自得也苟知者徒聞其說了悟者深造自理然則後之學者高談性天而實非領會者可以自省矣

○義理之學亦須深沈——玩方有造非淺易輕淨之可得也朱子曰聖人言語深去看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有差又曰須入重重裏面看是其察理猶或有一毫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顏子不能不違仁於二十月之後者是其察理

○博學於文者只要心亨行有尚——程傳習謂重習也他卦雖重不加其義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有險也又曰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胡氏曰陽明在內心亨之象○象曰習坎重險也險阻艱難左傳僖公二十八年險阻艱難備嘗之註謂故下坎上坎陷也坎水也○本義坎險也又曰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象曰習坎重險也險阻艱難左傳僖公二十八年險阻艱難備嘗之註謂故下坎上坎陷也坎水也○象辭文王所繫之彖辭也

之未糟故所存猶或有一毫之間斷——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下十坎爲習坎卦當重險而理始多翻騰積習既久自然心亨通——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有所疑而滯於舊見則編執固吝新意何從而生舊疑何自而釋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而疑義自所通即劄記則已得者可以不忘未得者可以進不記則思不起猶山徑之蹊間不開則蒂塞之矣

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小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朱注小路也喩人行處也用由也云云言理義之心不可少也有間斷也

更須得朋友——公羊傳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差韻會初加切不相值也註尋到問爲自此下第二段泉州太明一統志卷七十五有泉州府并問之一段也今此本乃舊本改并爲尋到問云云之一段所在如注所言舊本卷末論讀書人法處也并字彙人汁切二十并也○蘇本亦有并之字并繫之泉州本二段并繫之於一處猶從舊本記二段於二十一與二十二而從舊本也興深入本而添入也

○凡致思到說——義分明也註告子不得於言孟子公孫丑上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云集註曰孟子謂告子之言又臆以己意而先言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

朋友之助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按此段及尋到一段泉州本皆繫卷末而舊本則此段在第二十一二尹問一段在二十二今爲此卷編輯之意則二段乃總論致知不當在卷末無疑也但舊本此段不全載心中有所開以下云云恐是後來欲添足此數語傳者誤成重出耳又詳此段已是專論讀書之法不當在廿一二疑當時欲移在尹問之後故并錄之耳今不敢輕改姑從舊本而添○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君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久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心也孟子既謂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於心不得於心而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云集註曰孟子謂告子之言又臆以己意而先言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久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心也孟子既謂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於氣可不得於心而勿求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

○伊川先生曰凡看——伊川易傳序曰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

○學者要自得六經——遺書○六經謂周易尚書毛詩禮書樂書春秋樂書二後五經加周禮謂之六經浩渺浩字彙胡老切浩浩廣大貌又

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君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標渠孟子

說○此心之其說似窮然後更加審思明辨之功則其窮者通而所得者深也君告子不得於言不復求之於心固執偏見而不求當此孟子所深病也○此以上總論致知之方以下乃專論求之於書者詳見卷首○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遺書

下同○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

大水狼瀎弭沼切水狽(在字彙補篇切忍也○語類問如何是問底朱子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綫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學者自難擬摸故教人如此或問如詩是吟咏情性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註趨字彙陳祥切走也奔也

凡解文字(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易其心而平易其心而見之坦平之間道如砥(朱傳曰砥礪石言平也矢言直此○大全輔氏曰問道與下章周行一意下章崇德曰周行大路也○疏義曰適與之道既平且直註礪砥輸去聲辭崎嶇而經仁註崎嶇險峻也

或曰聖人之言恐(詳于直註)(論語學而篇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論語學而篇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論語學而篇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新訂 語孟字義 卷之三 十一

○學者不泥文義 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泥乃計切不通也滯也語致遠恐泥子濯鴳子 孟子離婁下曰鄭人使子濯孺子 孺子鄭大夫也衛使庾公之斯追之云庾公之斯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 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朱註庾斯衛人名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特以取友而言耳 此人字指泥文義者 萬章問辯 孟子萬章篇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 廩指階 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 和掩之象曰 云不識舜不死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朱註完治也○通義神全之 浚 鑿 使深也

不同也前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說爲是 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泥乃計切不通也滯也語致遠恐泥子濯鴳子 孟子離婁下曰鄭人使子濯孺子 子濯孺子鄭大夫衛使庾公之斯追之云庾公之斯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 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朱註庾斯衛人名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特以取友而言耳 此人字指泥文義者 萬章問辯 孟子萬章篇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 廩指階 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 和掩之象曰 云不識舜不死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朱註完治也○通義神全之 浚 鑿 使深也

卻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辯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

○觀書不可 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載之

元寶之謂美出于孟子盡心下浩生不害問樂正子之處朱註曰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詩之美邶風簡兮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又齊風盧令篇其人美且仁○愚按所謂詩之美指此類耳

○問學中 二程全書卷二十遺書伊川語第五

文中子書名○按隋人王通字仲淹門人私謚曰文中子故其書又曰文中子 經月乾乾易乾九三文王 中庸二十六章詩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註陳忠

讀公權字堂中 公名璼字堂中號丁翁忠肅謚也名臣言行錄後集十三卷萬姓統譜等有傳

先生曰凡說經義 伊川答也

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元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去元實之美在已詩之無美在人如此之類豈可泥爲一義○問學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 陳忠

中子字字堂中子曰或人問公權字堂中子曰或人問乾乾不息此語最爲盡易之道

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

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學經者要當周徧精徹始得

其一語謂足以蓋一經之旨豈治經之道蓋好高求約之病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

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大全其旨歸而後能通經苟但借

裏須是自見得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

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

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

不已無聲無臭是已道體○問逝訓往集註謂往過來續似多了來字雙峯饒氏曰不說來者

無以見往者之無窮往是前面已去底來是後來接續去底二者皆往也○新安陳氏曰必有

來者續則其幾息而非生道矣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程子之門人也事蹟見于伊洛淵源錄卷十二

○今人不會讀書二程全書卷二十遺書伊川語五○語子路篇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

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以政使之行政意○蒙引曰

不能我用者皆是雖多亦奚以爲獨舉詩者蓋偶爲讀詩者言耳○楊明云多指誦詩三百○

大全雙峯饒氏曰以訓用爲字只語助辭○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

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註說見論語子路篇見于上

朱子曰論語註也○胡氏曰詩之作也有邪有正皆原於人情其所言於事物之理莫不具載其情合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盛政治之得其情背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衰政治之失故誦詩而有得則可以達於政矣詩之言溫厚則不至於薄和平則不至於怫長於風諭則人易曉故誦詩而有得則能言語

○人而不爲語陽貨篇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

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朱子曰固是無窮須見所以無窮始得○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人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說見論語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專對也人而不

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大全程子曰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爲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牆面而立○蒙引曰此爲字專指誦詩正與孟子高叟之爲詩也同與上章何莫學夫詩之學亦同○翼注云爲字不止口耳誦習便會於心體於身○存疑曰正牆面而立正面對牆而立也曰正牆面倒用耳○大全新安陳氏曰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學詩自此入而脩齊治平之道皆自此出誠學詩者無所不用其極

特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同上朱子曰爲猶學也周南召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即其至近之地而一步不可行也

太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讀書之法但反諸己驗其實得致○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

讀書用變化氣質必有日新之功○

也其實用

微言徐巖泉曰二南人情物理備矣眞聖門調養身心之法也不可行根無所見來人情物理上不通透雖家庭之間自有許多窒礙故曰面牆

大抵讀書只論語序說所引程子語與是語與是心同

○凡看文字如七年二程全書卷二十遺書伊川語五載之○論語孟子註又引之註論語

讀書曰善人

子路篇朱註敎民者敎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

民即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甲第曰善人一般

又曰如有王者

又子路篇朱註曰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浹

又曰善人爲邦百年

是又子路篇○講述曰善人是志於仁無惡者○朱云善人是有諸己的人○朱註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蒙引曰勝者盡也勝者化之使舊迹俱泯也

○凡解經不同外書○愚謂朱子解經雖與程子不同者多然其賢要處如合符節亦此意之意也註緊要謂綱領字義緊要切急也○要摠要之要○大學朱註大學之綱領也新安陳氏曰綱以大綱言領以要領言

○焞初到問爲學焞子氏名也字彥明河南人程門弟子事迹詳于伊洛淵源錄言行錄本傳在宋史道學傳第二書肆○肆子法言吾子篇好書言而不博及諸仲尼書肆也註曰若市肆言之肆

順緣少時一順伊川名

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觀三聖賢治效遲速淺深之殊要必究其規模之略施爲之方乃於己有益此致知之法也○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外書○緊要○焞初到問爲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約書肆耳此言徒貪多而不知其要則是畜書之肆而已順緣

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

貪多 讀文十二進學辭貪多務得細大不捐

○初學入德之門 伊川又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者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楊龜山曰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者讀之○朱子曰大學首尾貫通都無所疑然後可及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及中庸 註規模 大學序摘訓云規所以爲圓者是一箇大圈子模鑄金之模空鼻也皆以其大綱言 綱領 大學朱註二者大學綱領也大全新安陳氏曰綱以大綱言如網之有綱綱舉則目張領以要領言如裘之有領領挈而裘順 節目 大學序摘訓曰節竹之節目網之目言以衆而小者言○蒙引云節目大綱中之條件也 提挈綱領 中庸序曰提挈綱維 貫徹 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 論得貫通 出于前 歸趣 大學序次其簡編發其歸趣○東陽許氏曰指歸向趣趣言其始歸言其終○吳氏程曰趣旨意也

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又言徒貪多而無玩習之功則所學者非我有也玩味而不忘而又力行其所知則所得爲實得○以上總論讀書之法以下乃分論讀之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知語孟 遺書下同○朱子曰大學規模雖大然首尾該備而綱領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又曰不先乎大學無以契入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

○學者先須讀論語 二程全書卷十九伊川語第四○朱子曰語孟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不難見又曰今學者若先讀得語孟二書十分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新安陳氏曰理義可以別是非如尺度可以量長短權衡可以稱輕重也○慶源輔氏曰尺度可以量長短權衡可以稱輕重理義可以別是非能知道則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哉

○讀論語者但 二程全書卷二十四遺書伊川語○朱子曰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從此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新安陳氏曰今學者看程朱先生語錄者當以此法看

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語孟之書尤切於學者身心日用之常得其要領則易於推明他經之權度事物矣○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甚生猶言甚常也○凡

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終身儘多謂一生受用不盡）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不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全無事者全無所得朱子曰有得一喜處便是入頭）

學者全無事者這二字喜處便是入頭

（全無事者全無所得朱子曰有得一喜處便是入頭）

學者全二字言此著實理會去將久自解悅○學處從此著實理會去將久自解悅○學

者有讀了後不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全無事者全無所得朱子曰有得一喜處便是入頭）

學者全二字言此著實理會去將久自解悅○學處從此著實理會去將久自解悅○學

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一句一句好○

（全無事者全無所得朱子曰有得一喜處便是入頭）

學者全二字言此著實理會去將久自解悅○學處從此著實理會去將久自解悅○學

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一句一句好○

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又曰二書皆是便恁地讀過只一兩月可了若要終始玩味窮極切己事玩味體察一日以看數段或一兩段爾○又曰讀論孟須是切己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己看時曾時習與不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又曰論語一書無所不包而其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孟子七篇無所不究而其示人者類多體驗擴充之端須熟讀玩味以身體之方是切實也○慶源輔氏曰讀書者能將聖人言語切己體察則定無枉費工夫一日當有一日之功若欲只做一場話說則是口耳之學耳○小學載之○小學章句云孟之言皆實理也熟讀其辭玩味其理而切實體之於己則終身用之不能盡矣○小學衷自云切己二字有味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

雲峯胡氏曰讀論語者有此四等人初是全無知者第二是略能知者第三是知而好之者第四是好而樂之者○慶源輔氏曰嘗之而飽饜充足其樂有不可形容者是以見於手足舞蹈也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出于禮記樂記及孟子離婁上篇○孟子大全新安陳氏曰手舞足蹈天理之眞樂形見於動容之間而不自知也○四書釋旨解曰手舞足蹈不必實個舞蹈之人樂意外現則有舞蹈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

朱子曰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慶源輔氏曰今之治二書所患不精爾果能熟讀精思使其言皆出於吾之口使其意皆出於吾之心脉絡條理始終洞然而無纖芥隱昧不明之處則六經之言同可以類推而無不明也○新安陳氏曰語孟既治學正識精由是而治六經根本正而易爲力矣非謂眞已不必治而自明也○又曰既治之治去聲不治之治平聲○胡敬齋曰若識文字則論孟與六經文字體面自殊若於

讀書者當觀

慶源輔氏曰聖人作經之意不遍發明此理以曉人其所以用心而至於聖人者則二書固無不具也至於吾之所以未至聖人之地未得聖人之心者亦惟用心與二書其間而不容耳○陳氏曰到經明後方知得作經之意識聖人之心體方知他所以用處○新安陳氏曰當味五箇所以字

句句而求之

朱子曰平其心只是放教虛平易其氣只是放教寬慢讀其疑只是莫去穿鑿云云○陳氏曰平其心者是虛其心如衡之平不可先立一箇定說籠罩先把一說爲主於中便如秤盤先加一星子到秤物時如何得銖兩之正易其氣者欲見得聖人眞意時須是和平其氣雍容和緩自然而得之乃能默契○門先生曰六經四十二萬餘言只欲人不失其本心故論語說據存涵養之要孟子說體驗擴充之方皆是教人於心學用功故曰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云云

工夫道理則六經道理不出論孟之外六經之工夫作用亦不出論孟之外

讀論語孟子 遺書七 朱子曰人之爲學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范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著功體認則又何益云云○慶源輔氏曰讀語孟而不知道則是口耳之學未嘗著心玩味未嘗至誠涵泳未嘗切己體察也故雖讀多何益於事所謂雖多 論語子路篇文

論語孟子只剩 二程全書卷二十三外書第四○四書章圖曰剩石證反多餘之意著陽略反語助辭下同○朱子曰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讀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又曰論孟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貫通○慶源輔氏曰學者須是將聖人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知識見識高明涵養吾德性見識廣大方始見得聖賢言近而指遠故其意思自然厭飫飽足若以語言解著則意便泥於言下自然局促淺狹而有浮慮不足之意作二書文字 語論語孟子之辭也先儒指荊公趙岐等

則說而不強其通如是則○讀論語孟之意可得而見矣

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語子孟

賢之淵源爲斯道之統會體用兼明精粗畢備讀之而不通於道則章句訓詁而已雖博而何益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

過 外書下同○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朱子

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呂氏曰此是程子答呂曾伯問後來曾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寡入禪學去學者讀書須逐一一去理會便通貫浹洽

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

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 詩大抵出於人情之眞感化之自然者學者於詩吟哦諷詠其情性涵養優柔於道德自然有感動興起之意此曾點浴沂詠歸之氣象

興於詩者 外書卷三十二○語表僧篇子曰興於詩註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四書圖解云詩是詩經其中言善言惡能感觸人心暢龍會淺龍暢互亮切長也通也歆龍會侵龍虛音切詩無然歆羨註會羨也伊川程氏曰欲之動也周語民歆而德之猶歆歆喜服也吾與點之語先進篇○點曾皙名註洽沂

○閱且將語孟 外書第十二○朱子曰聖人言語粗底傚粗底理會細底傚細底理會不消得擇擇語孟包括得盡千史書及世間粗底書如何看得○輔氏曰人纔言將二書緊要處看便只是要求近功遂效與天理已不相似所謂固是好者蓋始求其向學求道之意耳正恐其有近功遂效亦必至於偏若是滯意復有優游厭飫貫通浹洽之意浹洽潤澤周徧也註呂大臨之弟呂與叔之兄○

○興於詩者 外書卷三十二○語表僧篇子曰興於詩註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四書圖解云詩是詩經其中言善言惡能感觸人心暢龍會淺龍暢互亮切長也通也歆龍會侵龍虛音切詩無然歆羨註會羨也伊川程氏曰欲之動也周語民歆而德之猶歆歆喜服也吾與點之語先進篇○點曾皙名註洽沂

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

大皆是此意遺書○詩人之詞寬平浩大之意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人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嚮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日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

外書十二又上蔡語錄○伯淳嘗明道先生也蔡轉換之轉劉聘○案大雅蒸民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釋之曰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也故好是懿德是轉却一兩字聽撥他也親炙孟子盡心下見於親炙之者乎又曰按又字外書作爾字當屬悟字讀之註點撥猶沾綴添○又處占切沾沾自整貌也○葉韻的協切沾也廣韻連綴也○屑韻姝劣切說文聯也集韻連補也○拈奴兼切說文撮也廣韻指取物也○掇韻會昌韻都活切說文拾取也增韻採也又拾也屑韻陟劣切拾取也○沾綴拈掇乃是益補取拾之意也

○明道先生曰——外書十二○小學嘉言篇橫渠曰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孰與氏曰長一格謂學有進也○小學合璧格猶級也

○不以文害辭——外書一○孟子萬章篇云說詩者不

伯淳常談詩

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立說只平讀著意自足

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撥他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外書下同○點撥猶沾綴補輟也意如上章之親炙親近而盡炙之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觀詩則使人興起感發便自然有進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

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朱註曰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有周不顯大雅文王篇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之朱註不顯猶言豈不顯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詳見孟子萬章上篇詩大雅文王篇全篇七章此句在第一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

遺書○二帝堯舜三王夏禹殷湯周文武也二典即堯典舜典

○中庸之書二程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之語也○伊川又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北溪陳氏曰舉又不失之污襲爲不滯於空虛眞孔門傳授心法也○勉齋黃氏曰中庸與他書不同如論語是一章說一事大學亦然中庸則大片段須是參讀方知首尾然後逐段解釋則理通矣今莫若且以中庸參讀以章句子細一一玩味然後首尾貫通參參者參同也杜詩章註參同言無別○同集註參差不經統

道而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言治天下國家之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朱註一誠也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文心雕龍曰述經曰傳○前漢書楚元王傳云申公始爲詩傳師古曰先訓傳者謂爲之解說若今詩毛氏傳也○性理羣書又載之○朱子語錄曰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此春秋傳序指

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詳見孟子萬章上詩大雅文王篇曰有周不顯言周家豈不顯乎蓋言其顯也荀直謂之不顯則是以文害辭○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遺書下同○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參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却

單說本便遺却末中庸子思所述而傳孟子者也其言天命之性則推之於修道之教言中和則極之於天地位萬物育言政而本之於誠言道則極之於達德達道言治天下國家則合之於小大並舉費隱兼該蓋是道之大體用相涵本末一貫元不相離說本而遺其末則亦陷於空虛而未達天下之大本矣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而生萬化命之性則極之於天地位萬物育政而本之於誠道之於達德達道言治天下國家則合之於小大並舉費隱兼該蓋是道之大體用相涵本末一貫元不相離說本而遺其末則亦陷於空虛而未達天下之大本矣

時變易以從道也陰陽變易而生萬化聖人象之而畫卦文王重卦文之變易而隨時以從道也

使人體此○或問易即道也何以言變易以從道朱子曰易之所以變易因此陰陽變易而生萬化聖人象之而畫卦文王重卦文之變易而隨時以從道也

胡氏傳曰○易大全鄭忠孝
議易傳序曰易即道也又何
從道或以爲論程子曰人臨
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朱
子曰臨時變易以從道王弼
又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
中今以乾卦觀見飛躍觀之
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其定
理之當然者道也○范氏念
德曰易也時也道也皆一也
自其流行不息而言謂之易
之易自其惟變無常而言謂
則謂之時而其所以然之理
則謂之道○臨川吳氏曰凡
陰陽變易道理備在其中元
不相離直以道字解易字則
不可而易之所以爲易者道
也○薛文清讀書錄曰易傳曰易變易也變易以從道也如人之一動一靜者變易也而動
靜之合乎理者即道也

【乾初九】乾初九曰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

【其爲書也廣大悉備】○繫辭第十一章云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其爲書也廣大悉備○雙峯饒氏曰廣謂內之含蓄得多大謂外之包括盡而悉備者又論其中之无所不具也廣大是統論其概悉備是廣大中細論其詳處

【乾初則潛】乾初九則潛其爲書也廣大悉備之類是也

【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繫辭第十一章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此言易之興也開物者使其知之成務者使其行之就也

【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編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

【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繫辭第十一章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此言易之興也開物者使其知之成務者使其行之就也

【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編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

【性命之理】說卦第一章語也○易說統天性命只是一理性者一定而不變命者流行而不已

【通幽明之故】上繫辭第四章云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問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本義云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如何朱子曰故是幽明之所以然者晝明夜幽上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日出地上便明日入地下便是幽天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南北高深可見地理幽明之所以然也○建安丘氏曰天文屬陽明也幽者陰陰幽也幽者難知故當察其所以然也○雲峯胡氏曰仰觀俯察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可見天文幽明之所以然也○雙峯饒氏曰天文地理幽明之所以然也○建安丘氏曰天文屬陽明也幽者陰陰幽也幽者難知故當察其所以然也○雲峯胡氏曰仰觀俯察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可見天文幽明之所以然也○臨川吳氏曰仰觀俯察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可見天文幽明之所以然也○雙峯饒氏曰天文地理幽明之所以然也○建安丘氏曰天文屬陽明也幽者陰陰幽也幽者難知故當察其所以然也○雲峯胡氏曰仰觀俯察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可見天文幽明之所以然也○臨川吳氏曰仰觀俯察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可見天文幽明之所以然也

【盡事物之情】一曰性情之情

【開物成務】上繫辭第十一章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古以通今其孰能與於此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本義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大全吳臨川曰開物謂人所未知者開發之成務謂人所欲爲者成全之○雙峯饒氏曰物即衆物之物開物者辨別其吉凶也務即事務爲趨避之務成務者言

【聖人之憂患】性理羣書句解曰古先聖人之慮後世用心可謂詳且盡矣

【去古雖遠】性理羣書句解云取往古之世雖遠遠而聖人之易猶在○前漢書註曰伏羲

【然而前儒失意】句解云已前云秦而後此學遂无所傳矣

【予生千載】自孔子卒年至元符二年千五百六十三年謂之千歲者舉大數也

【以傳言後學編言而忘味】○前漢儒林傳贊曰漢興田何傳易以訓授東武王同子中大夫衛寶及燕周王孫丁將軍雒陽周霸莫如也皆無書唯杜田生獨傳其業而琅琊王target亦以教授琅琊諸縣訖於王同皆著易傳數篇訓故舉大義而已○後漢儒林傳贊曰易經既興於是有傳言之者○後漢儒林傳贊曰易經既興於是有傳言之者○後漢儒林傳贊曰易經既興於是有傳言之者

新文論語天之將喪斯文集
程傳字彙程伊川真切音因沒
將傳後人一句解曰欲使
後我而生者聲之水然自流而求源流者傳之辭也源
者易之理也因辭以求理所謂沿流而求源也
音道顯者謂之文
也沈也落也又曰晦冥對切不明也

易有聖人之道一句自易以下至其占三十四字上繫辭十章之語也○本義曰四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爲者也○大全問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占筮這以字是指以易而言否朱子曰然○程子曰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辭者謂以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也以動者尚其變動則隨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當體乎象下筮吉凶當考乎占○正義云以言者尚其辭主人發施政教者貴尚其爻卦之辭發其言辭出堂言而施政教也以動者尚其變者謂聖人有所興動營爲故法其陰陽變化變有吉凶聖人之動取吉凶不取凶也以制器者尚其象者謂造制形器法其爻卦之象若造弧矢法睽之象若造杵臼法小過之象也○易繫辭曰聖人以憂世覺民之道聽于易故心精所演而聖道之闡于易者有四焉四者何辭占象變是也故人之處事而用易而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制器則于老少不易之象尚之臨事審決爲卜筮則于吉凶不二之辭尚之此○說統彥陵曰制器器字只取有定理之意制乃心之裁制也凡事皆就規矩一如成器之制故曰制器

吉凶消長之理一句性理羣書句解曰一吉一凶一消一長之理一進一退一存一亡之道皆具於卦爻彖象之辭故曰其辭考其卦可見斯理之常知其事之變

象與占在其中句解曰象以像告占以知來者在其中矣○論語曰祿在其中矣又曰餘在其中矣又樂又在其中

以作也言以求其占也
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
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
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
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尚尊
尚之也辭者聖人所繫之辭變者陰陽
老少之變象者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
類是也占者吉凶悔吝屬無咎之類是
也辭者言之則也故以言者尚其辭變
者動之時也故以動者尚其變象事知
器故制器者尚其象占事知來故卜筮

君子居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上擧辭第二章之文○大全紫氏中行曰居者辭而未涉于事也動者涉于事也○節齋蔡氏曰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无所不盡其理用易則唯盡乎一爻之時居既盡乎天之理動必合乎天之道○大全朱子曰居則玩其辭如潛龍勿用其理當此時只是隱晦不當用若占得此爻凡事便未可做所謂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亦當知其理如此○又曰觀者一見而夫玩者又復而不舍之辭也○說統曰四其字俱指卦爻象變未筮則曰象既筮則曰變辭占即易之辭未筮則曰辭既筮則曰占

至微者理也——性理羣書句解曰易之辭未筮則至微而易知微者其體著著者其用顯一源○易大全朱子曰體用一源著以至著之象言之則至顯微以至微之理言之則至微然已其理雖微凡間者以至著之象則即事即物而此理无乎不在也○沈无用曾問尹和靖易傳何處是切要處曰至微之理

者體也然體之至微而用之至著者已同時而有非是先有體而後有用也○讀書錄八云大極兩儀四象以至六十四卦體用一源也自六十四卦以至兩儀太極顯微無間也○同九大極中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理體用一源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理顯微無間也

觀會通——上繫辭第八章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本義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无所礙處○說統曰會通會中之通也典常也禮人心本然之天則也○鄭孩曰觀其象理之所統會者何在又于會中求其一理可行之通○蒙引云通即典禮所在但據事理而言則曰通據聖人立萬常法而言則曰典禮典常也禮即理之所當行者也

故善學者——性理羣書句解曰故能學易之人採其言辭之奧當求之平易從容中有忽於此非知易之言者○朱子曰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伊川樊力爲八處所傳者——性理羣書句解曰傳去聲我所作爲易傳者蓋將達其言也○讀書錄十一云程子曰予所傳

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

朱子曰自理而觀則理爲體象爲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自象而觀則象爲顯理爲微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又曰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又曰象理會處便有許多難易處乃可行耳典禮者與常之理

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辨知言者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文集下同○道無遠近之間然觀者必由粗以達於精即顯以推

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人焉爾讀書之法皆當由辭以得意從得其辭而不得其意章句文字之學也○按程子易傳此序終有于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洞南程頤正叔序十九字○有宋者有夏有周之類也元符皆宗年號註文集二程全書存篇名不載文註曰見性理羣書已載易傳鬳神知化下繫辭第五章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伊川先生答張閎中

按二程全書卷六十二文集五載之今此所載文畧故載全文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僻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毫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徒是也註本註自理無至在其中矣程子自註也張閎中伊洛淵源錄卷十四程氏門人祭曰張閎中不詳其名自有答書見文集易有太極下上

其微本民彝日用之常而極於窮神知化之妙不可忽乎近而徒務乎高遠也

○伊川先生答張閎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本注云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無形以覩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張閎中見程氏門人錄易有太極而上之理也是生兩儀而後

象與數形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數有數而後有占其中此學易之要也

○知時識勢

夫卦九二惕號莫夜有戒勿恤象曰有戒勿恤得中道也○程傳曰夫者陽決陰君子決小人之時云又曰暮夜有戒可懼之甚也然可勿恤者以自處之善也既得中道又知惕懼且有戒備何事之足恤也

九居二雖得中然非正其爲至善何也曰陽決陰君子決小人而得中豈有不正也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大畜初二乾

大畜初九有厲利已○程傳曰大畜

隱微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亹忽韻會豪韻曰長鉞毛又十絲曰亹○又月韻忽呼骨切一蠛爲一忽十忽爲一絲班固敘傳註忽蜘蛛網

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本義曰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

象與數形爲此作易之本也易之理寓於象象必有數知其理則象與數皆在其中此學易之要也

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

理者象數之本也務末而徒欲窮其末如京房郭璞之流是也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易傳下同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

艮止當乾也故乾二爻皆取
艮止爲義艮二爻皆取止之
爲義○本義乾之二陽爲剛艮
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
初九爲六四所止○象曰有
厲利已不犯災也○九二與
說艱○程傳二爲六五所畜
止勢不可進也五據在上之
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
然其處得中道故進止无失
雖志於進處其勢之不可則
止而不行如車輿脫去輪轅
謂不行也○象曰輿說輻中
无尤也○程子註出此下四
五陰柔艮卦陰爻也

○諸卦二五雖一震卦六
五震往來厲意无喪有事程
子傳出此一註內卦外卦內卦指下三畫外卦指上三畫

程傳曰言能配合中
行之義也尚謙也黃中謙之三四一 蠱九三曰幹父之蠱小有悔○程傳曰三以剛陽之才居下
之上主幹者也子幹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謙之過也○六四曰裕父之蠱往見吝○程
傳曰四以陰居陰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故爲寬裕以處其事者也夫柔順之才而處正僅能
循常自守而已若徃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也○本義曰以陰居陰不能有爲寬裕而治
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徃則見吝既濟之三四一
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
克之小人勿用○程傳曰三
年克之見其勞憊○象曰三
年克之憊也○六四繻有衣
袽終日戒○程傳繻當作濡
謂備濡漏慄字彙慄音緻恨
也不足也天下之定理程子
曰庸者天下之定理時措一
中庸二十五章故時措之宜
也

○問胡先生解九四一二
程全書卷二十遺書五錄貳
貳制也儲貳言儲君○唐書
儲之儲貳四海屬心註東宮
也

艱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乾二十艮上爲
太高例與二
雖剛健而不足以進者以高之時不利
於進初二俱位乎下勢又不能進也四
與五雖陰柔而能止乎健者以高之時
在於止四五位據乎上勢又足以爲止
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
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常重於
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
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震卦
六二五皆內卦之中五者外卦之中
皆中也二爲內卦之上四爲外卦之下

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二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二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遺書二十下同○胡玻字安翼之號安定先生五爲君位四近君亦可以爲儲貳然易本無拘惟其所遇而可用占）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衆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聖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君安可不用○易中只是一箇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如是言反復往來上下如反復如循環（案復卦震下坤上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程卦曰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卦彖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又按姤卦巽下乾上陰始生而漸長之卦也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正與復卦相反往來如貴去要貴卦離下艮上○彖曰柔來文其中而爲離上體本卦剛往文其上而爲艮○先天卦位震下坤上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程傳曰謂初九也坤初爻變而爲震則自外而來也上下如咸恒咸卦艮下兌上○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程傳咸之義感也在卦則柔爻上而剛爻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恒卦巽下震上○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程傳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初下居於初剛爻上而柔爻上也○卦下程傳曰恒長男在長

厚德載物坤卦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程傳曰君子觀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載庶物○本義曰至順極厚而无所不載也

○易中只是一箇如反復如循環（案復卦震下坤上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程傳曰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卦彖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又按姤卦巽下乾上陰始生而漸長之卦也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正與復卦相反往來如貴去要貴卦離下艮上○彖曰柔來文其中而爲離上體本卦剛往文其上而爲艮○先天卦位震下坤上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程傳曰謂初九也坤初爻變而爲震則自外而來也上下如咸恒咸卦艮下兌上○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程傳咸之義感也在卦則柔爻上而剛爻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恒卦巽下震上○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程傳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初下居於初剛爻上而柔爻上也○卦下程傳曰恒長男在長

之事人君有君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如是言反復往來上下（反復如循環往來如貴去要）○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外書一下同○合者理之根極本一貫也）○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

多就上截二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
丌子若藏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
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藏不得也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
學者當體此意使於卦象辭義皆
然見其不可易而後爲得也○游
定夫問是揀難底問游氏或未之
深思特以此
賢是疑了問伊川答
語叢添而
而直攻其心欲使反已而致思也○伊
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
更須自體究義理無窮聖賢之心亦無
窮學者不可以不自勉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生烝民必
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
息道寻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
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天生烝民必有
司牧爲之制節
而後爭奪息道寻之播植佃漁而後生養
遂二示之五品敎之孝悌忠信而後倫理
明二者具矣故建極秉彝而人道立五
氣順布而人道成山川奠位而地道平
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

女之上曰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本義爲卦震剛在上巽柔在下
○作易曰天地一外書○字彙乾字彙與靴同蟲之總名今時人一丌子兩脚之蹏庶也未考出處
○游定夫問一外書十二○易上繫辭第五章陰陽不測之謂神○本義張子曰兩在故不測○易大全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便是妙用處曰便是包括許多道理橫渠說得極好故神橫渠親註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道一物却周行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信往來上下以至行乎什百千萬之中无非道個物事所謂兩在故不測○程子曰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程子曰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
○伊川以易傳一二程全書卷三十八外書十一○七分謂十分而七分也

○伊川先生春秋傳一全書卷十九經說四載之○民者人也義見註
田類孟子公孫丑篇出於其類拔乎其萃
倫理明倫理五倫常理也
人道一易下繫辭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今說春秋者惟孟子程子精切深得聖人作經之意又曰古今作傳者亦惟程子第一云又曰春秋以程傳爲生
註天生烝民一詩大雅烝民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朱註烝衆司牧龍書牧養也司也○尤襲十四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
字彙播播布也植烝職切栽也佃漁下繫辭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
五行之氣也
字彙定也

二帝堯舜也

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
以大聖人之資豈小能一旦而盡興三王
下之利而必待相繼而始備蓋聖人
之所爲惟其時而已 **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乎**
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
中庸鄭氏曰王天下有三重焉謂二王之禮天開
氏曰二重謂二王之禮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周正建子爲
天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夏正建寅爲人
統而天運周矣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而
尚質周尚文而人道備矣 **聖王既不復**
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
揆時宜而已

天運周矣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蓋天運至子始有天至丑始有地至寅始有人是天地人始於此故三代即其始處建以爲正忠質文采
子曰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又曰忠只是朴實頭自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
而未有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
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也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註

不復作
以建亥爲正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
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正義曰能滅火者水也故稱其所不勝於秦左今水德之始改年
始朝賀皆自十月朔○丘瓊山曰夏正建寅爲人統天
秦不師古而以建亥之月爲
歲首果何統乎抑何所法乎
註王者之迹熄孟子離婁下
篇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三才
天地人之三才也見下擊節

漢家自有制度
前漢書元帝紀元帝爲太子嘗諫宣帝曰
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
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
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
教用周政乎

夫子當周之末
闕里譜年表曰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
二十二年夫子生○公羊傳
穀梁傳皆言魯襄公二十一
年孔子生

而以聖人
之德不得
其位
不得其
時

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
悖漢專以智力持世竟復知先王之道
也
二代而下王者之迹熄時君雖欲倣
而爲之亦皆無所考證不過用其私
意妄爲而已子丑寅建正蓋本三才以
更始秦至以亥月爲歲首自謂水德欲
以勝周忠質文更尚皆本仁義以致用
漢專以智力把持天下故謂漢家自有
制度蓋極言世變之不復近古

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
之德不得
其位
不得其
時

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
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

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夫子因魯史作春秋寓經世之大法所以上承將墜之緒下開無窮之治也故考諸前聖而無差謬察諸天地而無違背驗諸鬼神之幽而無所疑俟乎百世之遠而無所惑蓋天地鬼神同此理前聖後聖同此心

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

先儒之傳曰游夏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在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

春秋筆削則筆削則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胡氏春秋傳曰自先聖門人以文學稱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因擧紀聞春秋部云李善註引史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今本無子游二字顏子嘗聞之矣間春秋傳序引夫子答顏子爲邦之語爲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此不是孔子終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一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下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以爲據耳行夏之時乘殷之輅

語衛靈公篇○存疑曰此是就四代中各舉一件極好者其餘可以例推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彪游京師與鄭林宗爲諸之首一行天下以爲準的

語顏淵篇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通論無違易下繫辭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本義庶幾近意

夏時周冕

語衛靈公以斗柄一日一夜周十二辰位但以初昏爲的

正語朱註時以作事則歲月日皆以人爲紐益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

韶舞此其準的也

聖人之辭本無待於贊助然游夏擅文學之科而不能贊一辭者以其微權與於此也顏子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三月不違其於道也庶幾矣故其問爲邦獨得與聞其說夏時周冕殷輅韶舞蓋以至正之四代禮樂獨得與聞其說夏時謂夏以斗柄初氏之正始建寅之月爲歲首得乎人時之正始建寅之宜者也輅古之木車也殷車質而堅木幹方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蓋適於用而撰於等故不厭其質也冕周禮有五冕古之制始備蓋尊首祭冠也周冠冕而嚴視事故不厭其華也韶舞盡美盡善盡美者也○或問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二代制作大備矣不可復作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

告願予也○有疑云歲首而當春孟故曰時正 穀梁古之一家 車諸侯朝聘車馬大車之名○正義曰路大也君之所在以天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 左傳曰大路 桓公二年○杜預注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重爲席○越音活○正義曰越席結蒲爲席置於玉路之中以茵藉示其儉也 周禮有掌 朱註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上冠上有襲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益至于周始備○五冕者祭昊天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也詳見于周禮弁師及司服之下朱子細註曰加之首則禮冕而用約誌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難于他代不爲過也○講述冕祭服之冠祭服本當玄冕尤加衆體上難極華麗亦不爲過 韶舞 宋樂 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盡美盡善四字出于論語 後世以史視 史者史官所記之書史漢等之書是也兩字豪補永切明也著述之謂 時措從宜 中庸二十五章時措之宜

易之文不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王之大法而已故伊川引以爲據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 春秋大義如尊君而畢臣貴仁賤詐力內中國而外夷狄之類其義雖大非難見也其難見者蓋在於微辭奧義各邈乎時措之宜者非深明乎時中者未易窺也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予或罪未著而奪或尊而退之或卑而進之或嫉其貪或賞其廉或尊其賢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俚寬猛之宜而無過與不及是非之公而無有作好作惡揆度也權衡者酌一時之輕重模範者立萬世之軌則○朱子曰春秋大義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書誅殛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黜晉侯爲以下十事書秦穆之類却恐未必如此所謂微辭隱

註無有作好 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攷索 春秋桓公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桓在成平也宋有弒君之亂故爲會欲以平之 宋災故 襄公二十年晉人齊人宋人 五 大會于澶淵宋災故諸侯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林堯叟注云爲宋火災之故晉合諸侯之大夫爲會謀以財歸宋賑其災患春秋之四年晉侯伐秦○胡氏傳云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春秋文公三年秦人伐晉胡氏傳云匹夫而稱人備責之 晉襄 秦穆 襄公者文公之子穆公者德公之子

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妙用言之

優游涵泳默識義旨見前

莊子養生主 下繫辭第五章

荀子儒林篇應變曲當

後王知春秋 後王指秦以下之王○程子曰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三王已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而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得聞嘗語以四代禮樂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實燭之宜是非之公○胡氏曰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

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政謂此爾

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聖人精義入神應物當未可以一端窺測故學春秋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有餘心悟自得庶能深造微奥

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于

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文集○通其文而後能明其義得其意而後能法其用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

作傳程子傳載于二程全書卷四十九伊川經說第四

蘊奧中庸序開示繼與之道云蘊奧秘反亦奧也奧深處也

得其門而入語子張篇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按二程全書而入矣下有宋崇寧二年四月乙亥伊川程順序十五字有之

註文集 文集雜著四之篇目出之其文乃載經說

○詩書載道 二程全書卷之二遺書二所謂云云史記太史公自序傳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案隱云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繹○程子

外書曰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云云

有重疊云云征伐盟會之類數數出之雖非一時之事各有異義○孟子盡心下篇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朱註征所以正人也○左莊公二十九年凡師有鐘鼓曰伐○盟不補韻會有兵切說文引周禮國有疑則盟云云禮記祭牲曰盟疏割牲左耳盛以朱盤玉敦用血為盟書書成方歃血讀書左傳註盟詛也周禮詛祝掌盟詛註盟主於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二程全書卷二遺書一○法字彙度也又刑法又云法令曰之律○法律謂法度律令如不孝當誅竊盜當刑之類是法律也斷例謂斷罪之條例如不孝如此者刑之如此之類是斷例也

者也道無非用用無非道然詩書即道而推於用王道而已故曰載道之文春秋即用以明道王用而言故曰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固可以治病春秋如因病用藥是非得失有重疊言者如此者明也

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律令者立法以應事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斷例者因事以明法○學春秋亦善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

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較判別他春秋

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

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

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較判別他春秋

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斷例者因事以明法○學春秋亦善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已讀論語孟子而又讀一經也

○遺書伊川語一○按遺書學春秋句上無文字言學春秋乃窮理之要故學之亦益善

校讀會音角明也

增論語孟子者一經者非而又讀一經也

春秋以何爲準（準者準則也時而中中庸第二章君子而時中）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春秋之權衡即中庸之時中也若於禹顏之間取中則當洪水之時不救平陸之樂在陋巷之時不安平簞瓢之樂皆失乎時中之矣）何物爲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而（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秤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權輕重以取乎權者變也在爲有星隕之不齊權便移來移去隨物以取乎亦猶人之有權度推度事物以取其中權只是時權之宜君子而時得（得失人之機識聖人之藏）

（春秋傳爲）二程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龍書按考也驗也）又曰斷大事（周禮秋官以邦法斷之）（傳不詳）

（兄讀史）二程全書十九遺書四（遺書帝紀間有一字漢家四百年按前漢十二帝二百十四年後漢十二帝百九十六年通計四百十年）（注司馬貞史記索隱漢書高帝紀云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同紀曰沛公素寬大長者）（冊三傳漢書高帝紀云上曰夫運籌帷幄之中決）

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義者所以宜所謂權也義以生則聖人之妙用亦豈以言盡也）（春秋傳爲按經爲斷本註程子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隔間有看如何看）（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觀高祖寬仁大度能用三傑則知漢所以得天下觀其入關除秦苛法則知漢所以

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餘師之曰能之然獨出也入關除秦高帝純仁公曰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秦民皆按堵如故遨遊雲夢漢書高帝六年人告楚王信韓信謀反上問左右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游雲夢十二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韓信傳不載之蕭相國蕭何傳云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陝上林中多空地棄外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爲獸食詔書曰藁未稗也言入田之不收其藁稭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

○先生每讀史——全書卷二——遺書五〇先生伊川先生也

○讀史須見聖賢——全書卷二——遺書五機機發動所由也格物出大學○朱註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立四百年基業觀僞遊雲夢則知諸侯王次第而叛觀繫蕭相國獄則知漢之大臣多不保終如此之類皆致知之方也○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令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終有不是敗者終有是底○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機謂

○元祐中——二程全書卷三十九外書十二○元祐宋哲宗年號伊川事物紀原云按前書籍皆爲板本即唐始爲板印○外書十三日伊川曰近以重世唐鑑議論多與伊川同

○讀史須見聖賢——全書卷二——遺書五機機發動所由也格物出大學○朱註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治忽動於幾微者○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未生河南郡夫君夢之偉丈夫披金甲而至寢室曰吾此漢將軍鄧禹也既寤猶見之是日公生遂以爲名○萬姓統譜等有傳又云范淳夫當出于全書卷三十八外書十一

○橫渠先生曰——朱子答孫敬甫書曰近思錄中橫渠夫子所論讀書次第最爲精密試考之當得其趣

○橫渠先生曰——全書卷二——遺書五〇朱註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治忽動於幾微者○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

案聞無他書惟甲行唐鑑一部先生曰

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外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范淳夫按外書又云范淳夫當與禹字淳夫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說伊川論唐事先生無問人人乃能相信如此○橫渠先生曰戾卦

不可謂非聖人之編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毫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

○天官之職 | 大官周禮之天官也襟懷與物懷心懷同龍書懷念思也又懷抱胸臆也致曲中庸其次致曲朱註致推致也曲一偏也言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天官家宰者周禮第一之官也包舉過秦論包舉宇內

釋氏錙銖 | 龍會錙銖皆詩切韻文六銖也二日八兩曰錙○銖慧朱切說文銖權十分黍之重也一曰十黍爲銖十銖爲銖又八銖爲錙然不當爲大則爲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

一錢微物而今處其事亦必不能行其事之宜而其所敝之際應事接物皆中理不得離畀之一錢而棄之其心乃亂了非錯亂了錢而棄之其心乃亂了之謂也○言釋氏之廣大與家宰之洪大異也

布細密如是太匠豈以一斧可知哉橫渠易說天官之職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周建六官而太宰統理邦國內外之政小大之事無所不總若非心量廣大何以包舉四海綜理百職今無此心量但欲事事窮究必不能周悉通貫之矣

實爲大則爲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

又曰太宰之 | 太宰即冢宰也包羅籠書包容也一曰要也羅網羅之羅○孟子庖包羅天地混混孟子離婁下篇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朱註混混流出之貌○顧野王說文混豐流也一曰雜流也或作渾荀子財貨渾渾如泉源○字彙混水雜貌又大也捕龍蛇搏虎豹韓退之作毛穎傳柳子厚讀而弄之謂若捕龍蛇搏虎豹五官地官以下之五也此一職謂一官此司一職不如大宰包括衆職

○古人能知詩者 | 孟子萬章上篇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朱註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張子又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順矣○又曰詩人之志上平易

亂矣釋氏論性極偏大然不可以理事其體用小相洗通始此又曰

大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古人能知詩者唯孟子爲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故無艱險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書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慮以遠愈艱險則愈成近矣

詩人之情性 朱子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使篇篇是譏刺人安得溫柔敦厚崎嶇文選卷十潘安仁西征賦崎嶇字同卷四十九陶淵明歸去來辭註云曰坦蒼曰崎嶇不安之貌也翰曰崎嶇險也狹隘毛詩魏國風葛屨小序曰褊地陝隘薩氏音義陝音洽或作狹隘於懈反○韻書監陋也

人情不相遠以己之意迎彼之一志是爲得之詩以感遇而發於人情之自然本平易今以艱險之心求詩則已失五乃心之自然矣而何以見詩人之心

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爲甲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

詩人情性溫厚而無刻薄平易而無艱險老成而無輕躁若以崎嶇狹隘之心安能見詩人寬平賢大之意

尚書難看

書大全虞孔氏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文纘伏生之下則知尚字乃伏生之所加也尚訓爲上○夏氏曰此上代之書爲後世所慕尚故曰尚書○書纘領問尚書難讀蓋無許大心胸他書亦須大心胸方讀得如何朱子曰程子只說尚書曰他書却有次第且如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云云以下同千此註見後

敬孫註後大也 九族蔡註高祖至玄孫之親 親民蔡註黎黑也民皆黑故曰黎民於獻羣變變亟爲善也 度韻會選韻度又躔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餘里洛書甄曜度一度爲千九百三十二里

讀書少則無

愚謂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至甚放逸性理大全卷五十三讀書法載之朱子曰張子云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也是說

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朱子曰他書却有次第如堯典無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羲和定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二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箇大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胸如何看得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讀書不多則見義不精然讀書者又

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此三字便更不肯去窮究那許多道理將來驅其心於清虛曠蕩之地都不知豈可如此

○讀須成書

讀謂背書而熟之○朱子曰嘗看橫渠成誦之說最爲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忽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起如此溫習乃爲佳耳

○六經須一一

小學嘉言篇載之○句讀曰古者以易詩書禮樂記春秋爲六經也循環謂周而復始也此理會亦謂深求玩味也盡無窮謂義理無窮盡也長一格謂學有進也學進則所見益高矣○小學合璧曰格猶級也○張子又曰六經循環年欲一觀○按本支所載二程全書又載之伊川之語也

○如中庸一一

小學嘉言篇載之句讀曰理會謂深求玩味之互交互也朱子曰張子之言眞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于中庸○小學集說熊氏曰一句有二句之義其初須是逐句理會然一書前後之言皆互相發又必參互考之方見大指也○小學章句曰章猶言篇也

○如春秋之書

雙峯饒氏曰春秋雖因魯史而脩之然實知是作蓋實則天子之事非天子不能正其賞罰故春秋爲天子之事即此一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

所以維持此心使無放逸也故讀書則心在心在則理得○書須成誦

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朱子曰書須成誦少間不知不覺自然觸發一段文義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而後已今人所以記不得思不起若有若無皆不精不熟之故也又曰橫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微曉他直是恁地勤方做得

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每見是書而每知新益則學進矣然學固足以釋疑而學亦貴於有疑無疑而有疑則能思思則能得於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盡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如中庸文字葢直須格則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三傳子論春秋皆發明聖人

此事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爲之故程子能知之程子曰孟子之言四子能知之述堯舜詩云詩云而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記列傳九蘇秦傳曰期年以出揣摩索隱曰揣音初委反摩音妳何反高誘曰揣定也摩合也江遶曰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其本意矣○戰國策簡練以爲揣摩鬼谷子有揣摩篇出史記註○簡會紙韻揣楚委切揣量也度高下曰揣○景韻都果切一曰揣度也度高下曰揣又凡稱量村叟皆曰揣

之大旨舉春秋之綱領後人未及於理明義揣而揣摩臆決故其論多繫

近思錄卷之三終

存養類孟子盡心上存其心養其性朱註曰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朱子細註曰存心而後養性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存之養之即是事心性即是天○存疑曰存心工夫兼動靜亦定動亦定是也養性亦兼動靜○蔡虛齋曰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存養二字本該動靜朱子解中庸所謂存養省察之要者借此存養二字用也

○或問聖可學乎——通書第二十章聖學篇○按請問一作請問又按通書無或問二字○性理大全集考曰此篇論學聖要在此心之一也○楊龜山曰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朱子曰一即所謂大極靜虛動直也靜動通公溥便是五行大抵周子之書纔說起便都貫串太極許多道理○朱子曰周子只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卒忽難湊泊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

近思錄卷之四

存養類凡七十條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于貫通而亦不可以一日廢存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亦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朱子曰一即所謂大極靜虛動直也靜動通公溥便是五行大抵周子之書纔說起便都貫串太極許多道理○朱子曰周子只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卒忽難湊泊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字敎人只就敬上推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問周子云一爲要一者無欲也如何朱子曰一者無欲一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又問比程子主一之謂敬如何曰無欲與敬字一般比敬字分外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撒脫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此章之言甚爲切要○問一是純一靜虛是此心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塡於中故其動也無非從天理流行無一毫私欲虧之靜虛是體動直是用朱子曰也是如此

靜虛易看動直難看靜虛只是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則是其動也更無所礙若少有私欲便礙○朱子曰明通者靜而動公溥者動而靜○又曰在人言之以明是曉得事物通是透徹無窒礙公是正無偏陂溥是溥徧萬事○胡敬齋曰一者誠也主一無適只是純然是箇天理無一點私欲此須作兩路看一看念慮之萌於善端方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萌之際謂天人之氣流通無間至主一而不雜也湛然無欲心乃純一而靜人欲消盡故虛則生明而能通天下之理動而所存者天理流行故直則大公而能周天下之務動而靜惟一明通公溥庶幾作聖之功焉○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爲要切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伊川先生曰陽始生其微安靜安靜則復陽復陽則生生不窮

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

閉關易傳下同○朱子曰一陽初復甚微不可勞動故當安靜以養之方萌之際謂天人之氣流通無間至主一而日用間自能通天下之理動而所存者天理流行故直則大公而能周天下之務動而靜惟一明通公溥庶幾作聖之功焉○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爲要切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能盛大○伊川先生曰陽始生其微安靜安靜則復陽

嗜好之類此是一路又須識得欲不待沈潛其中生而後滋之欲程子云纔有所向便是欲這箇甚微纔起念處便是欲譬如止水生一物相似若到酒池肉林已很當了無欲則自湛然一物不留故靜便虛未發時這虛靈知覺如明鏡止水恁地虛動便直做事的只有一路直出那裏有偏曲路徑纔虛便明明則見道理透徹故通直便公公自是無物我故溥又曰通者明之極溥者公之極○又曰靜虛動直動字當就念慮上看不可就視聽言動上看念慮之萌既直則視聽言動自無非禮今以視聽言動爲動直則念慮之萌處有所畧矣故動靜當以心言也虛直兩字亦當子細體認虛者此心湛然外物不能入故虛直者循理而發外邪不能撓故直敬則靜虛亦能動直敬該動靜者也今但言靜虛則偏矣心在則動皆直心不在則動皆邪此兩句却得之○北溪陳氏曰一者是表裏俱純微無一少有纖毫私欲便二矣內一則靜虛外一則動直而明通公溥則又無時不一也一者此心渾然太極之體無欲者心體粹然無一物之累陰之性也動直者用之流行坦然出申道而出陽之情也註湛然大寶箴曰縱心乎湛然之域句解曰縱心於湛然不動之域○小補韻會湛文滅切安也澄也

朱子曰此章通書之註也無極之眞兩儀見于太極圖說○朱子曰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而後能長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程傳曰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而後能長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復卦象之傳○復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亦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大全程子曰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雙峯饒氏曰閉關休息所以培養生意使之深潛固密而无所泄于以順陰而固陽也推此以往則政事云爲之間凡可以扶陽抑陰而參贊化育者必將无所不用其至矣○易經宙合曰雷在地中一陽甫動復之象也先王以陽者天地之生氣而微陽不養則不固故於冬至一陽生之日禁閉道路之關使商旅不行天子諸侯亦不巡省方岳大安靜以養微陽聖人贊化

言之一端也【註朱子】朱子語見于易大全【財成輔相】易泰卦象曰財成天地之宜○本義曰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財與裁同

○【動息節宜】頤卦卦下之程傳○程傳此句前曰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爲頤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莫不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宜云云○或曰節者起居適節也宜者發暢也進已及物者恕也

○【愼言語以養】頤卦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程子傳出此下二○本義曰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易大全朱子曰該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愼言語節飲食○大全中溪張氏曰愼言語所以養其德也出而動者爲言語不愼則入而致疾皆取止其動爲飲食不節則妄入而致疾皆取止其動爲義

○【震驚百里】震卦孔子彖曰震驚百里不喪七鬯○程傳云云震動之大而處之以道動之大者莫若雷震爲雷故以雷言雷之震動驚及百里也唯宗廟祭祀執七鬯者則不致於喪失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祀七以載鼎實升之於俎

則必出而招禍節飲食所以養其體也入而動者爲飲食不節則妄入而致疾皆取止其動爲義

○【震驚百里】震卦孔子彖曰震驚百里不喪七鬯○程傳云云震動之大而處之以道動之大者莫若雷震爲雷故以雷言雷之震動驚及百里也唯宗廟祭祀執七鬯者則不致於喪失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祀七以載鼎實升之於俎以灌地而降神云云故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本義曰震動也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震而動也其象爲雷又曰七所以舉鼎實鬯以和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大全平菴項氏曰傳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震驚百里極雷鳴所及之遠也○庸齋趙氏曰棘木爲匕取赤心之義長三尺刋柄與末○周伊川言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唯誠敬而已處震之道固當如此若出於不測驚動其不喪事不告朱子曰若誠敬至自是不驚驚則自

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頤卦傳】威儀見於容貌行義著於事業○【愼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頤卦象傳言語節不謹則敗德飲食無節則敗身○【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是有間斷
○[人之所以不]艮卦彖傳艮其背不
之傳○艮卦彖曰艮其背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
咎○本義曰艮止也云蓋
身動物也唯背爲止艮其背
則止於所當止也止於所當
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看
其身也如是則雖行於庭除
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
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
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
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
而皆主大靜○大全兼山艮
氏曰人之耳目鼻口皆有欲
也至於背則无欲矣○大全
朱子曰艮其背只是言止
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故取止之義○雲峯胡氏
曰伊川謂艮其背爲止於所不見竊恐未然據彖辭首解得分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
字便是背字故下文便繼之云是以不獲其身更不再言艮其背也止是當止之處下句止字
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於所當止也所即至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忠之類

震卦彖傳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震驚也
懼也誠敬盡於祀事則雖震而不爲驚也
是知君子當大患難大恐懼處之安而
不自失者惟有誠爲至中有
所主則然震不足以動之矣○人之所
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
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
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
也止於所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
乃安艮卦彖傳不見可欲則心不亂然
非屏視聽也蓋不牽於慾而無私
[註]朱子曰艮其背[一]大全朱子曰不獲其身不得其身
也如君止於仁臣止於忠但見得事之當止不
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爲不見此身[行其庭][一]大全此段分作兩截按此段指彖辭并言程子之意却是艮其其不獲其身爲辭
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爲動
之止庭除字彙除階也又門
屏之間曰除○唐孟浩然詩
香煙泛庭除[註]好聲亂色[一]
自好聲至身體禮記樂記文
○陳氏曰姦聲亂色聲色之
不正者也淫樂慝禮禮樂之
不正者也不留聰明謂不使
於耳目不接心術謂不使於
念慮○樂記此句前曰世亂
則禮慝而樂淫○鄭註慝猶
也○正義曰慝惡也淫過也
[外物不接]雙峯胡氏曰若分
二體言則艮其背不獲其身
忘我也亦爲人不見我之象
以內體言已行其庭不見其人
忘人也是我不見人之象以
外物之見耳聽之聞目視聽言動顛倒之
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
我無可止之道朱子曰外既無非禮之
有私心之欲心矣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
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
也不交於物非絕物也亦謂中有所主
不誘於外物之交也朱子曰好聲亂
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
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是也外物
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

外體言人我而不相應何答之有

○明道先生曰（二程全書卷一遺書一）○孟子盡心上云存其心養其性宋註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

○聖賢千言萬語（二程全書卷一遺書一）○孟子告子上篇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之註引之○大全朱子曰所謂反復又身來不是將已縱出底依舊收拾轉來如七日來復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蓋舊底已自過去了這裏自然生出來只是知來則心便在便是反復又身來○朱子語類五十九曰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云云只是莫令此心逐物去則此心便在這裏不是如一件物事放去了又收回來又曰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最爲學第一義也故程子云聖賢千言萬語云云某近因病中元坐存息遂覺有進步處大抵人心流蕩四極何有定止一日十二時中有幾時在軀殼內若不收拾令在腔子中○陳氏曰約猶攻也○徽菴程氏曰學向上去者下學也能向上去者上達也○雲峯胡氏曰約之使反復入身來是此心不爲流蕩忘外之心自生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則此心又不爲虛空無用之心也○語憲問篇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語大全問何謂下學上達潛室陳氏曰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

○李繼問（二程全書卷二遺書二載之）○上篇存養孟子見前曰明道答也左右起居盤盂——盤字貫盛物之器○又曰孟子告子中說禮樂篇誠其至矣乎古之明王敬愼所未見所未聞刻於盤盂勒於几杖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大戴禮武王踐阼篇王聞書丹書也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機一作几爲銘焉於鑑爲銘焉於盥盤爲銘焉於楹爲銘於杖爲銘爲銘焉於帶爲銘焉於履屨爲銘於鬲豆爲銘焉於戶爲銘焉於牖爲銘爲銘焉於劒爲銘焉於弓爲銘爲銘焉於矛爲銘焉於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溢必敬則心存心存則自安樂必敬則自尊嚴必敬則人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飯會遇簞瓢飲飯切又簞音丹瓢毗招切又簞瓢以炊切操存孟子勿失也

○李繼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李繼字端伯程子門人也）

於止爲無答也內慾不萌不獲其身之有○明道先生曰（二程全書卷一遺書一）○孟子盡心上云存其心養其性宋註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

○聖賢千言萬語（二程全書卷一遺書一）○孟子告子上篇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之註引之○大全朱子曰所謂反復又身來不是將已縱出底依舊收拾轉來如七日來復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蓋舊底已自過去了這裏自然生出來只是知來則心便在便是反復又身來○朱子語類五十九曰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云云只是莫令此心逐物去則此心便在這裏不是如一件物事放去了又收回來又曰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最爲學第一義也故程子云聖賢千言萬語云云某近因病中元坐存息遂覺有進步處大抵人心流蕩四極何有定止一日十二時中有幾時在軀殼內若不收拾令在腔子中○陳氏曰約猶攻也○徽菴程氏曰學向上去者下學也能向上去者上達也○雲峯胡氏曰約之使反復入身來是此心不爲流蕩忘外之心自生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則此心又不爲虛空無用之心也○語憲問篇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語大全問何謂下學上達潛室陳氏曰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

○李繼問（二程全書卷二遺書二載之）○上篇存養孟子見前曰明道答也左右起居盤盂——盤字貫盛物之器○又曰孟子告子中說禮樂篇誠其至矣乎古之明王敬愼所未見所未聞刻於盤盂勒於几杖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大戴禮武王踐阼篇王聞書丹書也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機一作几爲銘焉於鑑爲銘焉於盥盤爲銘焉於楹爲銘於杖爲銘爲銘焉於帶爲銘焉於履屨爲銘於鬲豆爲銘焉於戶爲銘焉於牖爲銘爲銘焉於劒爲銘焉於弓爲銘爲銘焉於矛爲銘焉於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溢必敬則心存心存則自安樂必敬則自尊嚴必敬則人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飯會遇簞瓢飲飯切又簞音丹瓢毗招切又簞瓢以炊切操存孟子勿失也

○李繼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李繼字端伯程子門人也）

○呂與叔嘗（義理養心本兼動靜但此答如何存養得熟故曰但存涵養之意）

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文一劍亦不可以忘云云敬以直內易坤文言云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程傳曰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字義以方其外註伊洛淵源第八李校書名籲字端伯豫氏人元祐中爲秘書省校書郎嘗記一先生之語篇號師說伊川與之而祭文亦有傳學之語蓋自劉博士外他人無此言也

○呂與叔掌言 全書卷一遺書一○呂與叔傳出于卷二驅字彙策馬謂之驅又豕也曰明道之言也

○刑和叔言 遺書○按二程類語刑字上有與字然則是亦程子之言也○遺書言與思錄同竊以曰字疑曰力氣所任也又云凡情神所及處皆曰力如心力之類○溫公著通鑑曰一代之猶力盡此書

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誠有則邪自閑矣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

不足則倦如孟子所謂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之意思 註 誠有統譜刑恕字和叔河東人從伊川學呂公著薦爲崇政殿說書元祐初除御史後謫監

○明道先生 全書卷二遺書二分限猶力量之分限也語類換用○語類曰學者全體此心不爲私欲汨沒註體猶與幹通○韻會翰韻幹之解之翰註幹也疏楨築牆所立兩木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通作幹易貞者事之幹也○易乾文言本義曰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

○居處恭執事 全書卷二遺書二明道之言○語子路篇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朱註曰恭主容敬三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圖解云居處兼動靜皆有非燕居也○存疑曰居處不可專指靜是就一身上說居處恭持身之敬也○講述云恭

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

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 邢恕字和叔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盡心存乎理亦不遠矣 體猶體幹全體謂全王宰以爲應酬

○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

敬忠俱以心言恭是心不慢敬是心不忽忠是心不欺如心存乎居處仁便在居處心存乎執事仁便在執事心存乎與人仁便在與人○文林貫旨云與人是交接時節忠是盡心不欺意○大全吳氏程曰徹上徹下言通乎上下自始學至成德無二致也○程氏復心曰徹上徹下是無精粗本末○陳氏曰徹上徹下謂凡聖皆此理

語于路篇 平居之時謂無事之時 莊敬 狐白解云恭是持身之整齊嚴肅處○中庸齊莊中正足以有敬○大全齊齊一莊嚴肅○白雲許氏曰齊心之齊莊貌之嚴○嚴蘭書莊也又戒也○慮蘭書恭也敬也

而已及夫執事而敬主於事與人而忠推於人自始學以至成德皆不外此但有勉強與安行之異耳○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養心莫善於持敬又成私意○程子曰思無邪之上有百餘字思無邪詩魯頌曰思無邪曲禮曰毋不敬思無邪詩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求勝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泰博矣經

禮者禮記之首篇也 朱子曰心正意誠不敬而然正心誠身勉而能之

○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詩魯頌曰思無邪曲禮曰毋不敬思無邪詩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求勝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泰博矣經

○伊川先生曰 遺書二程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之

○明道先生曰 遺書二思無邪之上有百餘字

○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則身之所行自無差失○朱子曰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不敬而然正心誠身勉而能之

不安者只是心生 持敬而無自得之意又爲之不安者但存心未熟之故

而無禮則勞也 恭而太過勉強以爲恭而不知禮之處未詳○家語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恭而安語述而篇

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安作意太過勉強以爲恭而不知禮以爲恭是以勞而不安也私爲恭

○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則身之所行自無差失○朱子曰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不敬而然正心誠身勉而能之

不安者只是心生 持敬而無自得之意又爲之不安者但存心未熟之故

而無禮則勞也 恭而太過勉強以爲恭而不知禮之處未詳○家語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恭而安語述而篇

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 作意太過勉強以爲恭而不知禮以爲恭是以勞而不安也私爲恭

今容貌ㄧ備考曰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恭也獨善其身言如鄉原所為也與孟子所謂窮則獨善其身異

○今志于義理遺書二助之長孟子公孫丑上篇勿助長心據之則存ㄧ孟子告子上篇必有事公孫丑上篇

者作意以為恭而非其公行者也非體之禮謂非升降揖遜之儀節度此之文蓋自然安順之理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謂矯飾作為之意循理則順乎自然盡乎當然何不安之有○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私意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則一毫不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勿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此非體之禮謂非升降揖遜之儀節度此之文蓋自然安順之理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謂矯飾作為之意循理則順乎自然盡乎當然何不安之有○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私意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則一毫不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勿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

亦須且從去言欲無助長欲速之患也註

二十六年註曰不正者不期也

如此者只是ㄧ如此與下言德孤易地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不孤言大也德不孤必有隣語里仁篇朱註曰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親應○按程子引此語蓋乃斷章取義也與論語本意不同是言德大則自無窒礙而有輔也左右逢其原也孟子離婁下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朱子注曰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白雲許氏曰取之已深則日用之間無往而非道矣註然出于孟子有餘裕孟子公孫丑篇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敬而無失ㄧ遺書明道之語○論語顏淵篇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朱註曰持己以敬而不間斷○語類敬而無失只是常敬敬即所以中哀怒哀樂之出于中庸註不偏不倚朱子中庸註○通義白雲許氏曰偏則不在中而在一邊倚則斜趣而不正不偏不倚是竪說中字指

正之也亦須且恁去有心問學而作意速之患朱子曰正須期也春秋則有助長欲太迫則

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孤謂寡特而無輔也涵養未充義理單薄故無自得之意及德盛而不孤則胸中無滯礙左右逢其原沛然有餘裕又何不樂之有

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此言靜而主敬事物未交心主乎敬不偏不倚

未發之體而言無過不及是
謂說中字指已發之用而言
○司馬子微——遺書二明
道之語○遺書曰微一作慕
坐忘坐馳莊子大宗師篇曰
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
於大通此謂坐忘○人間世
六且不止是之謂坐馳○林
希逸曰義曰纔容心而不能
自止則身雖坐於此而心馳
於外又安能坐忘乎註司馬
承貞——萬姓統譜司馬承
貞字子微事潘師正傳辟穀
導引之術開元中再被召命
以三體篆隸寫老子識貞一
先生○又大明一統志台州
府中有傳天寶玄宗曆號天
台台州治有天台都天台縣又山名赤城山在天台縣北六里
土皆赤色狀似雲霞望之如雉堞然若飲論心篇天
仙曰易簡曰漸門曰齊戒曰安處曰存想曰坐忘曰行
道而不見其行非坐之義乎有見而不知其見非忘之義乎何謂不行曰心不動故何謂不見
曰形都忘故或問曰何由得心不動天隱子默而不答又曰何由得形都忘天隱子嘿而不視
即所謂未發之中敬非
中敬所以養其中也
○司馬子微嘗
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司馬承貞字子微唐天寶
中隱居天台之赤城嘗著論八篇言清
淨無為坐忘遺照之道按程子又曰有
忘之心乃是馳也
○伯淳昔在長安舍中閑坐
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著
把捉則心已為
之動故愈差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
或道悟道乃退司道果在我矣我果何人哉天隱子曰無所聽
○伯淳昔在——二程全書卷二遺書長安遊京也藏顧書殿下外屋以意數不指點也再
數之著意把捉也把捉字最把稱雅如執也持也握也捕也
○人心作主不定——全書卷二遺書之下○按遺書萬端與若不做聞有數語曰又如懸
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知都不察及看所學便覺做得是為害著一節意意
心五一一字有之若不做一
箇——言心無主則不能應
事接物也忘字叢音津俗語
辭猶何也張天祺伊洛淵源
錄六張載字子厚天祺少而甚重
有老成之氣不與群童子押
戲長而好學不喜為雕蟲之
辭云○萬姓統譜張載載
弟篤行不苟為一時師表隣
中稱為二張云不思量——
語類曰他是不思量事又思
量箇不思量底寄寓在一箇
——言寄萬此心置在一个
物事形象之中○程子曰君
實當思思慮紛亂有時中夜
而作達旦不寐其後生入曰

一箇飜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
端若不做一箇主忘生奈何張天祺昔
嘗言自約數年即上著牀便不得思量
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
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
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
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張載字子厚天祺
欲強絕思慮
然心無安頓處司馬溫公欲寓此心於
中字亦未免有所繫著朱子曰聖賢如人

近得一箇常以中爲念云云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个好字說其爲中所亂却不如一串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箇甚只是不以心爲主○朱子曰天祺是硬截溫公是死守

註解 韻會寒韻安爾雅止也疏云休止也又定也○韻會願韻頓嘗韻貯也又宿息所也

有人胸中常[一]孟子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交戰韓非子子夏曰吾入見夫子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于胸中而夫子之義勝故肥也特其志[一]公孫丑上篇特其志無暴其氣○呂與叔克己銘志以爲帥氣爲卒徒

○明道先生曰某[一]全書卷之四遺書二○朱子曰此亦可以收放心又曰爲字要一筆畫嚴正分明○讀書錄二曰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蓋事有大小理無大小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即有欠欲間斷故作字難小事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

○伊川先生曰聖人[一]二程全書卷之四遺書二識之

家不自作一說請別人來作云云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患亦是心無所主故也苟能持守其志不爲氣所勝則所主者定何有紛紜

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此言應事處有善惡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

○明道先生曰某字好只此是學篤於持敬無往非學

○伊川先生曰聖人無心記事故其心虛明自然常記今人有心記事故其心窒塞

以其記事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

養之不完固聖人無心記事故其心虛明自然常記今人有心記事故其心窒塞

記故其心紛擾愈不能記然記事不能

與不處事不精二者又皆出於所養不厚則明德日昏昧矣記之一說見賢故已往者不能察也

○明道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皆不可有諸心中此有字泥著係累之謂正心助長計功謀利種種病痛皆生於此故不可有若如二者之類有事於心即孟子所謂必有事焉

在潭州日[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或問

○明道先生在[一]二程全書卷四遺書二潭字疑呈延切州名漢屬東郡晉置潭州○小補韻會寺連切州名漢屬東郡唐置潭州○朱子語類曰明道此裏有一條梁不知今人有幾條梁柱在肚裏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李退溪自省錄曰事無善惡大小皆不可有諸心中此有字泥著係累之謂正心助長計功謀利種種病痛皆生於此故不可有若如二者之類有事於心即孟子所謂必有事焉

之有此豈所當無耶如欲并此而無之則自棄爾禹湯精一執中顏冉請事斯語皆可廢而必如佛老枯槁寂滅而後爲學之至也奚可哉此一事亦難看得如延平先生所謂非著意非不著意即此事字之意也

○伊川先生曰入道(二)程全書卷四遺書第三○朱子曰若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主宰方能見理又曰能是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又曰當以涵養爲先若小涵養而事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

○人只有一箇(一)遺書○陳白沙曰人具七尺之軀此心此理之外無可寄矣渾是一包膿血裏一塊骨頭舉凡百所爲一信血氣云云則命之曰禽獸可矣○程子辨言曰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存則與禽獸何異矣

凡事須思而後通朱子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于心所以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非敬則心昏雜理有不能察而知有不能至今人主心不定視忘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事至當應私何爲累顧心無所主不能定應

○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特以全其天

○人多思慮不能(二)程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誅四凶書經舜典曰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蔡註曰竄則驅逐禁錮之殛則拘囚困苦之云云又曰程子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註大學傳三章竄見上

人不止於事(一)大學朱註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

理而○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凡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窮從而誅之舜何與焉止事物當然之則如大學爲人君止於仁之類人之應事能止所當止則亦無思慮紛擾之患矣舜誅四凶四凶自應窮極舜何預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

有物必有則大雅烝民篇之語○孟子告子篇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云云朱子曰物事也則法也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實意至則人無不感通事○靜

孟子離婁篇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動感動也註韻會阮韻懇切說文惻也集韻誠也慤也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程全書卷七遺書六註明道先生詩二程全書卷五十四明道文集秋日偶成詩曰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性理大全七十能氏曰萬物靜觀者觀其理也自得者萬物皆備於我之意與意趣也與人同即萬物各得其所之意○又曰此篇形容心體驗入超乎天地萬物之上外物不足爲累○或曰程子遺書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本注云子厚觀鸛鳴亦龍如此君子曰觀維鵜可以識仁又曰切脈可以識仁皆萬物有春意之意

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以上並伊川語○應事而不止其所當止是以二止釋敬應他事而不能物各付物者也所謂物各付物者物來而應不過其則物往而化不滯其迹是則役物而不爲物所役○不

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

實懇至則人無不感通事○靜

誠處

誠實有二意○又曰此篇形容心體驗入超乎天地萬物之上外物不

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明道先生詩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胸中灑落與人

說出門如賓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

○孔子言仁只使民如承大祭○四書直解曰大賓是有德有位的賓客大祭是如郊祭廟祭之類○案程子語朱註又引之○新安陳氏曰程子恐人認見賓承祭作勉強拘束之敬故云然又恐人外貌如此而中心不如此必於一念萌動已所獨知之處致謹焉便是持守此敬之法○雙峯饒氏曰出門使民是用功之處敬承大賓大祭則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於是謹之則得其用功之要○白雲許氏曰集註謹獨一字是此章之骨子蓋有謹獨工夫然後能如見賓承祭心廣體胖大學傳六章文動容周旋孟子盡心下云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愼獨大學君子必愼其獨註獨字彙暢德切隱惡也

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

○聖人脩己

二程全書卷七遺書六○論語憲問篇子路問君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云云○程子論語註○朱子曰敬字

然惟愼獨便是守之之法

胖安舒也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無非敬

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意然玩其氣象則必心無隱慝而

聖人脩己

謹之意發見平平體無怠肆而安和舒泰充其廣大寬平體至則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者也學者守

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

之則唯在謹獨之中常有敬謹之意則出門使民之際乃能及此○

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

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於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繳子路問君子一句便都了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夫子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四書文林貫旨曰敬是戒愼恐懼意脩己猶云把敬來脩己○蒙引云脩己以敬兼內外動靜而言只在一句便都了只緣子路問不置故以其效而言之○蒙引曰百姓舉天下而言儻恭而天下平中庸三十二章文○朱註曰言不顯其敬也儻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東陽許氏曰章句儻恭言不顯其敬蓋自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蒙引曰修己以安百姓儻恭而天下平兩句一意可以想發明故兼舉之[上下一於恭敬存疑曰上下一於恭敬存疑]以敬則下而臣民皆感之而恭敬而下一於恭敬尚在安百姓天下平上天地自位一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朱子曰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圖解曰此節一氣全寒暑時山不崩川不竭之類育如民安物阜鳥獸魚鼈咸若之類○蒙引

達順之道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自其敬以脩己充而廣之則政理清明而百姓安風化廣被而天下平蓋惟上下孚於恭敬舉無乖爭爽犯之風和氣感[二]於恭敬舉無乖爭爽犯之風和氣薰蒸自然陰陽順軌萬物遂宜禮遵曰把敬來脩己○蒙引云脩己以敬兼內外動靜而言只在一句便都了只緣子路問不置故以其效而言之○蒙引曰百姓舉天下而言儻恭而天下平中庸三十二章文○朱註曰言不顯其敬也儻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東陽許氏曰章句儻恭言不顯其敬蓋自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蒙引曰修己以安百姓儻恭而天下平兩句一意可以想發明故兼舉之[上下一於恭敬存疑曰上下一於恭敬存疑]以敬則下而臣民皆感之而恭敬而下一於恭敬尚在安百姓天下平上天地自位一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朱子曰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圖解曰此節一氣全寒暑時山不崩川不竭之類育如民安物阜鳥獸魚鼈咸若之類○蒙引

以此事天饗帝

天饗帝天以理言故曰事動靜語默無非事也帝以主宰言故曰饗饗郊祀之禮皆在郊極龜龍在宮沼所謂鳳凰麒麟皆在郊極龜龍在宮沼所謂四靈畢至也又曰體信以達順朱子曰體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無一毫之僞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

聰明睿智由是出

敬則心專靜而不昏故明睿生推此敬可以事天以理言故曰事動靜語默無非事也帝以主宰言故曰饗饗郊祀之禮皆在郊極龜龍在宮沼所謂四靈畢至也又曰體信以達順朱子曰體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無一毫之僞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由是出

曰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和氣充塞於兩間是以天地位萬物育而和氣之精英又鍾爲四靈

四靈禮記禮運篇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體信達順四字又禮運篇語○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達順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故有言能恭敬則能體信達順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故有言能恭敬則能體信達順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故有言能恭敬則能

聰明睿智 易係辭上一章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中庸曰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朱註聰明睿智生知之質○四書蒙引大學序註曰於天下之理無所不窮曰聰無所不聞曰明睿智皆由此出夫敬又非塊然自守而自能安人及物也蓋惟敬則存欲不作心體日明所聞無所蔽所見無所敝睿智自生遍徹人物無小大者日可以此事天總帝祇在人物有不可裕者乎○白雲許氏曰聖人言脩己以安百姓而程子乃言上下一於恭敬蓋治道非一人所能獨成必君臣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天地位以下之應然下人能敬亦在乎上之人有以感之漸清而成兼敬以至於天下平程子此段推極而言以見敬之功用無窮○朱子曰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者言能恭敬自然心便開明又曰聰明睿智皆由是出是自誠而明意思又曰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聽不明止緣身心皆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

○存養熟 二程全書卷七遺書二先生語第六○孟子盡心篇存其心養其性朱子曰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註行有餘力論語學而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註曰餘力猶言暇日

○不愧屋漏 二程全書卷七遺書二先生語第六○詩大雅抑篇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詩緝狐白曰屋漏即禮所謂當室之白日光所發入遠明以能言而其意則指心說正是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詩傳考曰猶曰不愧於暗室○程子曰學者自欺於暗室雖心安而體舒大學傳心廣體胖朱註曰胖安舒也又曰心無愧怍則貴大富有而體常舒泰註屋漏爾雅云室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

○心要在腔子裏 二程全書卷八遺書二先生語第七○小學嘉言篇載之爲明道語陳選註曰腔子猶言身子○讀會脞抔江切骨體曰脞○小學註引朱子曰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一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躯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瞻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矣又曰收便在腔子裏○小學衷旨曰若放而不收則無以存夫義理之良心也○朱子語類問心要在腔子裏若處事應物時如何朱子曰身在此則心合在此又曰要子只管教人來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

類○朱子曰聰明睿智皆由是出非程子實因持敬而見其效何以語及此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所養厚則屋漏者室行有餘力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屋漏之地也隱暗之地○心安體舒此謹獨之效○

心要在腔子裏 腔子猶所謂神明之舍在腔子裏謂心不外馳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心常在則

明道先

恰似簡無稍工底船流東流
西船比人皆不知某掌諸人
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
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未得義
理而今便提在這裏讀書心
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

註神明之舍孟子盡心篇朱註心者人之神明○新安陳氏曰心者神明之舍○白雲許氏曰神明是指人身之神妙靈明只外面有些子是說心外

○人心常要活二程全書卷之六遺書二先生語一

活字最切生也不死也○按活者活潑之謂所謂常惺惺者也

註惺惺無欲莊子外篇地北遊篇顓頊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林註無將無迎即無心於物者也應物而不繫於物則爲外化因感而應不動其心則爲內不化之註將送也

○明道先生曰二程全書卷之十二遺書明道語一○易上繫辭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

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朱子曰天地亦是有這箇窮就人心言之惟敬然後流行不息天地變易無自心敬纔間斷便是不誠無物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敬勝百邪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如新安陳氏曰心者神明之舍者常提醒此心如白雲許氏曰神明是指人身之神妙靈明○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敬立則內直義形則外方由內達外生理條直而無私慾邪枉之累則心德全矣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又言曰敬以直內而不曰以敬

其中○本義曰天地設位而變化行猶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也○朱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陰陽升降便是易易者陰陽是也○雖巷塵變化鬼神之義行乎其中矣○語類曰易是自然將來與人身上說敬則這道理流行不敬便間斷了後流行不息敬者間斷便不誠不誠便無物是息也又曰天地人只是一箇道理天地設位而變易之理不窮所以天地生生不息又曰便是天地底敬

○毋不敬一二程全書卷十二遺書明道語一○朱子曰敬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按毋不敬出曲禮爲禁止辭今須爲無字解

○敬以直內二程全書卷十二遺書明道語一○坤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細註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語類曰提者挈以一手也又舉也○又曹顯醒酵解也又發明

○敬以直內二程全書卷十二遺書明道語一○坤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程傳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則義形於外矣○朱子曰敬字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爲義方是處事外之道也○問敬義如何別曰敬只是主一此○語類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到那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克己復禮亦是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但從二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

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又言曰敬以直內而不曰以敬

○敬以直內一二程全書卷十二遺書明道語一○坤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其內則義以方外○程傳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則義以方外○朱子曰敬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按毋不敬出曲禮爲禁止辭今須爲無字解

○敬以直內二程全書卷十二遺書明道語一○坤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細註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語類曰提者挈以一手也又舉也○又曹顯醒酵解也又發明

○敬以直內一二程全書卷十二遺書明道語一○坤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程傳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則義以方外○朱子曰敬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按毋不敬出曲禮爲禁止辭今須爲無字解

必有事——謂子公孫丑上諸也

註文言曰——文言坤文言也

備考中庸不偏不倚

○涵養吾——二程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載之註或云明道先生語○愚涵濡之義養孟子養其性註曰養謂順而不害

註必有——孟子盡心篇存其心註存謂操而不舍

○子在川上曰——語子罕篇○朱註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

○涵養吾——二程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載之註或云明道先生語○愚涵濡之義養孟子養其性註曰養謂順而不害

註必有——孟子盡心篇存其心註存謂操而不舍

○子在川上曰——語子罕篇○朱註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特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息也○大全吳氏曰逝者不指水斯字左傳水○講述云道指水言不

○朱子曰天理流行之際如少有私欲以間之便如水被些障塞不得恁地滔滔流去又曰才不省察便間斷○新安陳氏曰此又發言外意欲學者於川流上窺識道體之自然不息而法之以自强不息也

純亦不已——中庸第二十章純純一不雜也○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天德王道——愼獨蒙引曰有天德乃可語王道有聖道乃可語天德如大學之格物致知聖學也誠意正心脩身天德也本此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王道也○大全勿齋程氏曰至誠無息與天爲一是曰天德又曰天德者聖人希天謨獲者賢希聖又曰幽隱細微必謹其獨是曰愼獨

直內——蓋有意於以之而直內則此心已有所偏倚有敬所管者特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期必——詩鄭風

○子在川上——子罕篇

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

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

人見川流之不息數過者之如新原其所以然乃天命流行不息之體惟聖人之心默契乎此故有感焉於此可見聖人之心矣又曰有天德則純亦不已之心

○不有躬無——二程全書卷之七遺書二先生語六○不有躬二句易語也不立己以下程子語也○物蒙六三曰勿用取女兒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語類曰以立己爲先應事爲後又曰遺那事物去便是爲物所化撓字彙乃交切擾也撓亂也又乃巧切屈也得天下萬物言立己則應事接物之際物不能撓我矣下萬物貨從我所爲也○問蒙卦指不有躬無攸利而言之程子語非蒙卦註

○伊川先生曰學者——二程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寧字彙安也易乾象曰無物萬國咸寧○證廣韻安也增韻靜動之對○公病稽遲患也○商量廣韻商度也說文量稱輕重也增韻量度多少也又商量也

是天理無私意閒斷便做得一道又曰學者纔覺所以爲不己少有不盡則人欲乘之便○閒斷也

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蒙卦註○伊川先生曰學者患不能寧靜此則天下人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未子曰學

註釋——韻會文韻基居之切說文牆始也廣韻址也增韻又本也○字彙基壁後切址也○址語矢切基也

○閑邪則誠自存——二程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易乾文言九二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其邪存其誠○程子曰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墻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墻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又曰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又曰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個善一個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役役讀文進學解攘攘常途之役役○莊子齊物論云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孟子言性善——孟子言性善見于滕文公篇告子篇皇容貌論語泰伯篇文

者不先立箇心正爲要立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閑邪之意即是誠也苟役心於邪妄而暫欲存其誠則亦無可存之理

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

註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註孩提二三歲之間知抱者也孟子入井滕文公上篇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公孫丑上篇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驚動之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按此告子篇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註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操之則存舍則亡

敬只是主一 ○語學而篇朱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大全朱子曰自秦以來無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身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二三之雜○覺軒蔡氏曰敬該動靜主一亦該動靜○如新昌錄黃榦軒曰主一或云做此一件事則心主定在此一事非也蓋一者心也主一者主乎一則無適也主乎一則無適也靜而主一則寂然不動不散之東西常在吾心也言其心常常為主於內當事而在所在而存無或他適也○朱子語類主一只是專一

敬以直內易坤文言君子敬以直內註本註考證伊洛淵源錄是祁寬問主一之答也見子伊洛淵源曰和靜言初見伊川時教煉看教字煉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有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和靜言敬有甚形影云云○參明尹焞字也宋史道學傳二又伊洛淵源錄言行錄等有傳

慮則自然生敬 孟子言性善如孩提之愛親敬兄如見赤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如四端之發無非自然由中而出蓋實心非外鑠攝之則在矣所謂閑邪者亦不過外肅其容內齊其思慮則敬自然生邪自然息

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

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敬者心主乎一無適也靜而主一則寂然不動不散之東西常在吾心也言其心常常為主於內當事而在所在而存無或他適也○朱子語類主一只是專一

敬以直內易坤文言君子敬以直內註本註考證伊洛淵源錄是祁寬問主一之答也見子伊洛淵源曰和靜言初見伊川時教煉看教字煉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有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和靜言敬有甚形影云云○參明尹焞字也宋史道學傳二又伊洛淵源錄言行錄等有傳

○閑邪則固一 二程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語類云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有以一為難 按只是整齊以下主之主小學嘉言篇載之無二是字○小學集說吳氏曰整齊嚴肅如正衣冠尊瞻視之類一專一也慶氏曰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一內面一則外面便無非僻之干○小學衷言曰此心既一則天理為一人欲不得消

在中也動而主乎一則知此有定不滯乎彼此常在內也○本注尹彥明曰敬身心便是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閑邪則固一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閑邪則不消言閑邪閑其邪思則心固一矣

奚然主一則自無妄 心既一則邪之念不必閑也

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著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

意徂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外整齊而內嚴

肅則心自一理自明○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
合一之說○小學合璧曰未有外貌放肆而中心能一者又曰表宅心整容貌嚴書應涵養見前註此註以整齊嚴肅做存心說與盧玉溪異也

○有言未感時

二程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朱註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北溪陳氏曰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在此捨之便亡失了敬以直內也

○敬則自虛

二程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註周子說主靜通書聖學篇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朱子曰虛者此心湛然物不能入故虛直者循理而發外邪不能撓故直敬則靜虛亦能動直敬該動靜者也今但言靜虛則偏矣心在則動皆直心不在

肅則心自一理自明○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
合一之說○小學合璧曰未有外貌放肆而中心能一者又曰表宅心整容貌嚴書應涵養見前註此註以整齊嚴肅做存心說與盧玉溪異也

○有言未感時

二程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朱註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北溪陳氏曰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在此捨之便亡失了敬以直內也人心無常惟操之則存學者實用力而有見於斯則眞得所以存心之要而不

○敬則自虛

朱子曰周子說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求靜遂與事物不交涉却說箇敬字云敬則自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

則動皆非此兩句却得之

○學者先務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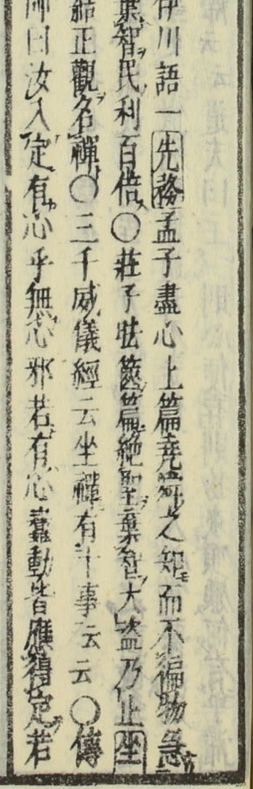
二程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先務孟子盡心上篇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絕聖棄智老子經十九章絕聖棄智民利百倍○莊子胠篋篇絕聖棄智大盜乃止堅凝不動定

阿毗曇論云何名禪答曰智惶禪師庵居二十年元策禪師曰汝入定有心乎無心邪若有心皆動皆塵境若無心一切草木亦皆得定惶曰我入定時不見有無之心即是無心邪曰既不見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能斷之一剛論云定名離以得禪義名寂靜註解

莊子大宗師篇墮枝體黜聰明

○欲免此

朱子曰敬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語類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朱子大全答廖子晦曰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



欲屏去思慮思慮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

絕聖者蠲其聰明棄智者屏其知慮老氏之絕聖棄智共知慮老氏之絕聖棄智釋氏之不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皆絕天理害人心之教也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

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也○語類曰外邪不能入是有主則虛也又曰無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既無以爲之主則外邪却入來實其中又曰若無主於中則目之欲也從這裏入耳之欲也從這裏入鼻之欲也從這裏入大凡有所欲皆入這裏便滿了如何得虛因舉林擇之作王一銘曰云註出申萬姓統譜曰林用中字擇之南人始從林光朝學後聞朱文公授徒建安復往從焉文公嘗稱其通悟脩謹皆學不倦謂爲畏友與建蔡元定齊名

大凡人心不可二用

字彙凡符衛切說文撮括也大槩也

所謂敬者主一也

朱子曰自秦以來無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方云○語類敬主於一做這件事更不做別事無適是不走作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滯或者疑主一則滯云道夫曰主一則心便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

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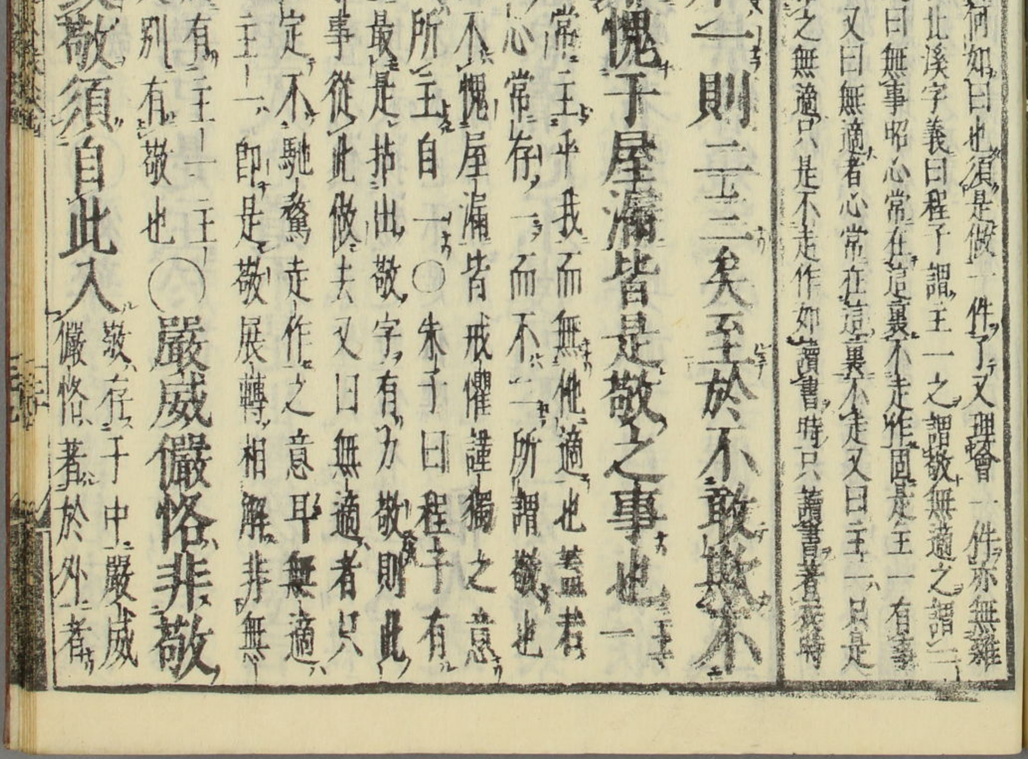
敬主事物紛擾所謂敬者主一之謂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

曰適是又曰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何如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慮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北溪字義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文公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又曰無事時心應這事更不發第二第三事事到是主了又曰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看長時無適○朱子曰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雜之無適只著衣了此一件又做此一件○四書知新日錄黃葵軒曰主一或云做此一件事則心主定在此一事非也蓋一者心也主一者主以吾心也言其心常常爲主於內當事而在所在而存無或他適也

不敢敖不敢慢

儒書曰敖詐也又讓也○又曰慢莫管切說文惰也一曰慢不畏也廣韻褻也怠也○史記滑稽傳西門豹簿民不敢欺

尚不愧于屋漏詩大雅抑之篇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朱註屋漏室西北隅也註疏中庸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君



然未有外貌跳慢而心能敬○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學孳者盡心之謂也○程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禮記祭義篇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鄭註曰嚴謂嚴肅事親也○程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禮記祭義篇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鄭註曰嚴謂嚴肅威謂威重儼謂檢止恪謂格敬言迎者容貌非事親之體事親當和順卑柔○陳註嚴肅威重儼正謹恪

○問孳孳爲善○程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孟子盡心上曰鷄鳴而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朱註孳孳勤勉之意○孟子註又引程子語曰或問鷄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大全慶源輔氏曰程子又教人以靜時工夫也動靜相涵敬義夾立○新安陳氏曰未接物時敬以直內以立其本及接物時義以方外以達其用此動靜交養內外夾持之功皆所謂爲善也○輿獻同○字彙職簡默密也切廣韻靜也增韻不語也亦作嘿註

○問人之燕居○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四○論語述而篇子之燕居申申如也朱註燕

燕居雖無事之時貧賤字彙人傲坐形如饗也居與叔傳見于前緱氏東都有緱氏縣見于三體詩七言律洛陽城詩之註儼然危坐朱子語類一百卷部康節於百原深山中閑書窗個處其中王勝之常寒月訪之必見其盤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註嚴字彙盤蒲官切盛飯物之器又盤曲也論語意弼原讓夷俟朱註夷踞也○通義冥氏程曰踞踞音存倨伸兩足徹坐○詩韻會紙韻本作跱集韻或作跱跱踞行不進也

○思慮雖多○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按二程全書此前有數語曰昔呂與叔常問答思慮紛擾甚苦以但爲心無主若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譬如以一壺水投於水中壺中既實雖江湖之水不能入矣若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云云註

等威左傳文公十五年有等威宇杜註等威儀之等差○戴季明問○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戴季明見于註○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朱註喜

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盤曲曰箕蹲時曰踞箕踞乃敖情之所形見學者始須著意持守積久自然安舒○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敬存於執事莊示於等威嚴施於法制皆發於心而見於事者發之而當則無害也苟發不以時或雜然而發或過而無節其事雖正亦是邪念

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
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
思卽是已發本註云思與喜
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
之和不可謂之中也蘇晦字季明張程
門人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方其
未發此心湛然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一
念纔生便屬已發之和矣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
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
未發之前只是戒懼卒其所不睹恐懼卒其所不聞〇
程子粹言曰或問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此子曰求則是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
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子曰存養而已矣〇延平問答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
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〇問伊川謂不當於喜
怒哀樂未發之前求延平卻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此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

前尋箇中字把中做一物看延平恐人未領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氣象使之正
自而視惟此個耳而聽惟此個耳而聽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語
類呂與叔爲大學傳上故曰呂學上〇伊洛淵源錄卷八呂正字名大臨字與叔學於橫
渠之門橫渠卒乃東見二先生而卒業焉元祐中爲大學博士秘書省正字范內翰薦其修身
好學行如古人可爲講官不及用而卒有易詩禮中庸說文集行世〇宋史列傳九十九呂大
臨字與叔京兆藍田人也兄弟四人大忠大防大鈞大臨云云〇又言行錄外集六載之

又問學者〔蘇季明又問也〇或抑禮記曲禮撙節註撙或抑也中節中庸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

曰當中之時〔全書卷十九與前語各出〇始得下有數語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爲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識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呂學士與叔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以涵養是中若有意於求之則不得謂之未發又問

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未發前一節〕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覩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覩然覺聞不容著力用功但有操存涵養而已

之理在始得朱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雖是甚無聞見然
須是常有箇主宰始得這裏始得不是向外尋箇賢且說靜
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朱子曰無物字
恐當作有物字曰既有知覺却是
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
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若得謂之靜者
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復
動之端也故天地或曰莫是於動上求
之心於此可見

一陽生豈不是動曰一陽雖動然未發生萬物便是喜怒哀樂未發底心本是
箇活物無間已發未發常恁地活伊川所謂動字只似活字其曰怎生言靜而以復說證之只
是明靜中不是頑然不省故爾

或曰莫是釋氏言定定禪定也

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離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此段問答皆論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條問者乃轉就動處言也止其所者動中之靜則動而不遷也若心有所重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

易之艮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艮其止止其所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程傳曰艮其止謂止之而止也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止而不得其所則不可謂止之理也

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朱子曰靜中有物者只是敬則常惺惺在這裏又曰靜中有物只是知覺不昧或問伊川云纔有知覺便是動曰若知寒覺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曾有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爲靜不成是昧前

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解見于前

則因重而遷物各付物而我無預是則止其所止而心不外馳矣 或曰

如麻梁丘遲改曰蓬首亂如麻○杜詩曰兩脚如麻未斷絶○如麻言繁亂也

須是習大甲曰習與性成 伊川易傳卷三 孟子告子上篇曰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

○人於夢寐 五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此前有數語曰日中所不欲爲之事夜多見於夢此何故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看之事觸有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氷爲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浪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底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

一季明曰夙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心不專一則言動皆無實故曰不誠之本猶學奕者一心以爲鴻將至則非誠于學奕大也思慮者動于心應事者見於言行○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

有朕兆便形於夢也人有氣滿無夢者亦有氣虛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滿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時與常人夢別人於夢寐間云云以下同于此○朱子曰夜之夢猶晝之思也○胡氏曰聖人誠存則其夢泊他人思慮紛擾則所夢亦亂或邪或正與日晝所爲等爾善學者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也註云云

莊子齊物論云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問人心所繫（一）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與前語更端○此書所載又略遺書全文曰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夜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固不害苟無故而夢者皆心妄動公當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事夜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人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泰夢寐亦不至顛倒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吉凶云爲之兆見於夢者則此心之神應感之理却不爲害苟無故而夢者皆心妄動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人心操之則在我放而不知求則住其所

○云言也爲動也見易蒙引

人心須要定（一）與前所引同○語類問以心使心此句有病不合曰無病其意只要從心有所主宰使他思時方思○或曰使他思時方思而思之謂

○持其志（一）二程全書卷十九伊川語第四○孟子公孫丑上篇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朱註曰持守也志至焉氣次焉故曰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文林貫旨曰持是敬守意無暴是順養意

○問出辭氣（一）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註曾子

出辭氣（一）論語泰伯篇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集註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

○先生謂繹曰全書卷二十一伊川語七○繹張繹也字思叔壽安人

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吉凶云爲之兆見於夢者則此心之神應感之理却不爲害苟無故而夢者皆心妄動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人心操之則在我放而不知求則住其所

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泰夢寐亦不至顛倒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吉凶云爲之兆見於夢者則此心之神應感之理却不爲害苟無故而夢者皆心妄動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持其志（一）二程全書卷十九伊川語第四○孟子公孫丑上篇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朱註曰持守也志至焉氣次焉故曰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文林貫旨曰持是敬守意無暴是順養意

○問出辭氣（一）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註曾子

出辭氣（一）論語泰伯篇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集註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

之以心使心非二心之耳

○持其志無暴其氣

持其志者有所守于中無暴其氣者無所縱于外然中有所守則氣自完外有所縱則志愈固故曰交相養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中有所養而後發於外者不愆至若讒言詖說亦學者所可用力但不可專於言語上用工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

浸盛四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纔曰先生豈以愛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張南軒曰只是利伊若他人養生要康强只是天理（）大率把捉不定（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皆是不仁（外書下同○仁者心存乎中純乎天理者也把捉不定則此心外馳理不勝欲皆是不仁）（）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欲多欲皆自外來今欲亦寡矣（朱子曰欲寡則無物欲之撓則心所養知莫過於寡欲（全書卷三十八外書十一）（）語類曰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也熟究也又周禮考工記注審猶定也（）確克角切堅也廣韻斬固也

物欲蔓寡欲（蔓字彙乃交切蔓也撓亂也）

內有滋養（）屬有所養（滋養見于前）（明睿（繫辭曰聰明睿智又見中庸）

（）定者（）（全書卷三十八外書十一）（）語類曰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也熟究也又周禮考工記注審猶定也（）確克角切堅也廣韻斬固也

（）明道先生曰人有（）（全書卷三十九外書十二）（）孫思邈千金方有四百四病之說（）伊川曰疾病之來聖賢有所不免也（）陶隱居云人生氣中如魚在水水涸則魚瘦氣昏則人病邪氣之傷人最爲深重攝神者本宅身以爲用身既受邪精神亦亂

（）謝顯道（）（全書卷三十九外書十二此前有數語曰謝顯道嘗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云云以下同于此（）問程子常教人靜坐如何朱子曰亦是他見人

境清內有涵養之素則明睿生（）不定者其言輕以疾（心專而靜則言不和緩浮躁（）及是（）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只有此心操之則在我不可任其所之也）（）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謝顯道從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

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心以靜而定理
以靜而明朱子曰靜坐則收拾得精神○橫渠先生曰
始學之要當知二月不違與日月至焉
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
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文集○仁猶人之安宅也居之
三月而不違者是在內而爲主也其違
也暫而已日月至焉者是在外而爲賓
也其至也大而化之之事非可以勉強而至矣
故曰非在我者○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爲主然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
外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爲賓雖有時
入於內而不能久也愚按前說則是已
不違平仁後說則是仁不違其實則一也○心清時
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
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
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
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心者耳目四肢
之主天君泰然百官皆得其職明聽聰四體自然
從令若在心於道者未熟則客慮足以
勝其本心習俗足以奪其誠意○朱子
曰橫渠太段用功夫來說得更精切又

○橫渠先生曰論語雜也篇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渠語引于此註○朱子語細註曰三月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爲主也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我
爲客也誠知辨此則不安客而求爲主於內必不安於外而賓自至矣○又曰三月不違底是仁爲主私欲爲客日
月至者是私欲爲主仁却爲客○又曰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
是在內不安纔出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爲主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爲賓雖有時
在內不安纔入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爲賓○蒙引曰三
月不違者仁在內而爲主私欲在外而爲客也日月至者仁在外而爲賓私
欲在內而爲主仁在外而爲客又曰內外賓主之言生
於本文至之一字勉勉說文勉強也廣韻勉也勸也循循
吳氏程曰勉循有不息之意○語子罕篇夫子循循然善
誘人朱註循循有次序貌過此幾非在我者朱子曰這只是這
箇關難過纔過得自要住不得所謂欲罷不能如水漲船行更無著力處○又曰幾非
在我如種樹一般初間栽培

淮瀆及既成樹上自然抽枝長無何用人力問莫是過此則聖人之意否未子曰不然蓋謂工夫到此則非我所能用其力而自然不能已○蒙引能過此勉勉循循之關則欲罷不能矣只此關難過○存疑曰勉勉循循猶是在我用力時也過此則在我無所用力矣故曰幾非在我○朱子曰過此則自家著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註人之安宅孟子公孫丑上仁人之安宅也○註大全黃勉齋曰仁人之安宅也以宅譬之三月不違則心爲主在仁之內如身爲主而在宅之內也日月至焉則心爲賓在仁之外如身爲賓在宅之外也大而化之盡心下大而化之謂聖○詳見于孟子註○語大全新安倪氏曰內外賓主之辨朱子有二說定宇陳氏嘗論此以後說爲優北溪謂內外賓主之辨起於夫子至之一辭的是如此所謂至焉者至於仁也勉齋仁宅之說尤精到以此觀之朱子或問初說也語後乃後來定說也○心清時少一

羸東韻會支韻羸居宣切說文馬絡頭也本作羈羸馬絆也前賈誼賦爲羈係羸又羸縻也東沃韻輸玉切說文束縛也○杜甫詩躊躇慰羸束客慮猶客氣註大學或問子曰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此章以范浚心箴可并按曰若堪輿衛衛無與人於其間恥然有身是身之徵大舍孺米參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饒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興自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所存鳴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入又要得剛一論語公冶長篇子曰吾未見剛者云云朱註剛堅彊不屈之意○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嘗伸於萬物之上○朱子曰剛是堅強不屈卓然有立不爲物欲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爲未見○呂東萊曰孰者天下之大害學者之大患人之所以不能爲善者多是不能立志故洪範以弱立於六極之後大抵爲善生於剛萬惡之原生於弱勇敢說文敢進取也廣韻勇也○按勇敢與果敢不同註論語字彙儒乃个切弱也則皆有心爲之害尤甚遂作東銘

一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

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視心如嚴師則知所敬畏而不作

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太抵以良心多則無由光明

爲止止乃光明故太學定而至於能慮

人心多則無由光明易說卦同○此心之止者可鑒而流水之靜定而明生焉水不可鑒亦是理也

○動靜不失其時

也柔也○又奴亂切義同

雜 雜言委身委切說文委隨也廢毋彼切隨也○唐李白說萬物皆委靡

○戲謔不惟害一 此章以東銘可觀此說出于前○按戲謔字出于詩衛風淇奧篇○詩經約言曰戲以動言謔以言言

○正心之始當以已心一 離詩外傳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

○定然後始有一 周易艮卦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易大全問艮之彖何以爲光明朱子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大學經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註水之止者可鑑一

前漢書傳四十九馮立傳曰大馬君小馬君兄弟繼踵相因循○字彙因循無所作爲意似異也

○敦篤虛靜一 語類曰敦篤虛靜是爲仁之本厚中庸章句崇禮朱註敦加厚也閻字彙與後同又與篤同隔閡已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告子上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干己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艮卦彖辭動靜各有其時

然學者多失於不當動而動○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閡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

因循就也一曰仍也又循行順也又依也○韻會因就也一曰仍也又循行順也又依也○莊子內篇德充符篇仲尼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

○動靜不失其時一 艮卦彖辭見上章程傳曰行止動靜不以時則妄也不失其時則順理而合義行止動靜合理義不失其時也乃其道光明也慶源輔氏廣謂酒德須訖

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告子上說○閑閑猶也言動輕妄而不敦篤則此心外馳非仁也有所繫閡昏塞而不虛靜則此心閉覺非仁也然必存之久實體於己然後能深知其味朱

近思錄卷之四終